

靈素商兌

北溟署檢



醫學士余巖著

靈素商兌

附

砭新醫
箴病人

沈恩孚



靈素商兌目錄

自叙第一

陰陽五行第二

五藏六府第三

藏府生理第四

經脈絡脈第五

十二經脈第六

手脈詳攷第七

病變第八

病原第九

切脈第十

附 砭新醫目錄

西人之新醫第一

邦人之新醫第二

大學與博士第三

醫生相輕第四

醫德第五

廣告第六

曲學阿世第七

施醫院之怪象第八

醫分四等說第九

附箴病人目錄

畏疑新醫第一

不能忍耐第二

不重豫防第三

不肯攝養第四

靈素商兌

醫學士四明余 巖著

自敘

或問余子曰。靈素商兌何爲而作耶。曰。發靈樞素問之謬誤也。曰。自人體解剖之學盛而筋骨之聯絡。血管神經之分布。臟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顯微鏡之製興而四體百骸之微妙無不顯露於是乎。官骸臟腑之關係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漸得其真相。至於今日大都已爲定論。洞然豁然不容疑。慮靈樞素問數千年前之書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論。虛無恍惚其謬誤可得而勝發乎。曰。擷其重要而尙爲舊醫稱說之中堅者而摧之也。客曰。空談不敵事實。今者新醫日盛。見地日確。前古荒唐無稽之學將日就湮沒而自盡不攻而自破。此篇不作可也。曰。靈素之殺人四千餘年於茲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謬之說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滯之士固強頑鈍之人猶復據守殘喘。號召於世。

自叙已盡
已死乃知天

日以湯藥圭刀戕人之生奪人之命鰥寡人之夫婦孤獨人之父子其慘狠陰毒有過於盜賊虎狼兵戎刀鋸湯火槍礮者矣昔然明有言曰「愛民如子見不善者驅之如鷹鷂之逐鳥爵也」吾輩以活人仁人爲術急起直追斬艾餘孽使羣趨實學勿爲空論以登斯民於壽域天職也義務也仁術也如之何其勿急也。

曰自岐黃而降闡發靈素者代有其人扁鵲倉公仲景華佗紫虛丹溪同父東垣景岳瀕湖瞽說充棟皆爲近世舊醫之城社顧獨掄擊靈素何也曰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大抵吾國人之心理重古而輕今篤舊而疑新避實而遁虛惡中庸而喜高玄無明確之實驗無鞏固之證據以意左右人異其說聚訟千載迄無定論其最終之目的最高之城府則在引證古言以爲護身之符而不問實物真相是非合不合也餘杭章氏太炎號稱知新而其所著西醫平議根據內經以駁今日解剖卽此可觀他人又何論乎是故積數千年而國勢不長

學術不進。儒蓋於思。孟醫錮於岐黃。鑿空逃虛。不徵事實。其中毒久矣。不殲內經。無以絕其禍根。倉鶻而下。無譏可也。

客曰。西學東漸。國勢日蹙。有志之士。日囂囂焉。以保存國粹爲急務。吾國醫學發源最古。岐黃而後世。有哲人技之精者。幾於起死。史傳所載。私乘所記。不可謂盡誣也。卽今鄉曲之中。目不識丁者。持草藥以治蛇蟲之螫。亦往往驗焉。夫以四千餘年相承繼之學問。代有發明。高文典冊。裒然成帙。奏功驅疾。往往而效。將必有至理存乎其間。好學深思。表而出之。以發揮祖國之光輝。豈非愛國志士所宜任哉。而子乃欲一筆抹煞之。無乃忍乎。曰。客能知此。可與議論矣。茲吾所爲急欲培植靈素也。夫所謂國粹者何也。國所與立之精神也。吾國吾種四千餘年。治亂興廢。至今尙存者。其立國精神。乃在舊醫乎。粹者美之之辭。無美足揚。徒以其歷史之久。蔓延之廣。震而驚之。謂之國粹。是何以異於蜚螻之寶糞。土鴟鴞之嚇腐鼠耶。彼婦女纏足之風。輕盈蓮步。何乃不謂之國粹。而保

之耶。幾千年。專制君主政體。亦有堯舜禹湯文武漢文帝唐太宗之治。何乃不謂之國粹而保之耶。彼舊醫之所陳述。骨度脈度筋度內景。皆模糊影響。似是而非。質以實物。關口奪氣。無餘地可以置辯也。稱道陰陽陳設五行。下與祝卜星相。瞽巫爲伍。故古多以巫醫並稱。則固世人所輕視。非有國粹之價值也。其所以治療有效者。則數千年以人命爲嘗試積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猶多言之。必有中也。黠者網羅成績。勒爲成書。以詔來茲。後起者循而爲之。往往合焉。然而無堅固不拔之原理。以爲之基。無精確詳密之研究。以作之證。故界限不明。分別不嚴。源流不悉。診斷不確。治療不定。結果不知。差以毫釐。失之千里。同一藥石。活人殺人。不能預卜。幸而中病。或能起痼。不幸而藥不對症。雖良方亦足害人。至其何以活人。何以殺人。何以中病。何以不對症。醫人者不知也。徒以陰陽五行生剋之說。補瀉佐使之論。敷衍了事。鑿七日而混沌依然。此其弊在無精確之理論。實驗不能悉疾病之真態。不知藥物入於體內作如何。

化學物理學之影響也。故雖有良藥奇方。由之而不知其道。歷千餘年而尚在朦朧恍惚之中。夫病疾者人命生死攸關之事。而以恍惚無憑之技嘗試之。豈非大危事哉。是故吾國之藥物。容有良品。處方亦容有奇驗者。四千餘年來之經驗。誠有不可厚非。而無如其學說理論。則大謬而無有一節可以爲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乃至蛇蠍螫。乞靈於鄉曲目不識丁之徒。雖欲發表其功績。將若何而言之爲今之計。惟有撲滅一切不根之虛說。導來者以入於科學實驗之途。以今日生理病理醫化學藥物學等研究法。發我寶藏。或有閃爍宇宙之望乎。已而已。而循舊醫之道。吾國醫學永無光明之日。雖欲保之。將奈之何哉。將奈之何哉。

靈素非黃帝書也。繹其詞氣。籀其文章。蓋戰國秦漢諸子之流亞也。其中祖述前言。非無軒轅遺訓。而皆託之黃帝。斯爲過耳。歷代儒者如朱晦庵等。皆有譏議。余著此篇。不備引以爲犄角之援者。蓋不欲乞靈古人。鬪空論以相勝而蹈。

前人之覆轍也。凡欲以徵實而已。

陰陽五行

通觀靈素全書。其爲推論之根據。演繹之綱領者。皆以陰陽五行爲主。故陰陽五行之說。破而靈素全書幾無尺寸完膚。豈惟靈素。豈惟醫學。凡吾國一切學術。皆蒙陰陽之毒。一切迷信拘牽。皆受陰陽五行之弊。邪說之宜擯也久矣。十年以來。有識之士。辭而闢之者。頗不乏人。顧欲辨此。非多爲論難。不可。恐陷空論。故此篇特舉翔實可證者言之。不欲以言語勝也。

在昔上古文化未開。人民崇信鬼神。故治天下者。卽以神道設教。印度有婆羅門。埃及有僧侶。中夏則有巫祝。卽所謂陰陽家也。皆秉莫大之權力。爲民司命。歐西醫術出於僧侶。中夏醫術出於陰陽家。環球一轍。爲人類進化學術發達之公路。由之而莫能離者也。素問云：「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周官巫馬之職云：「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管子權篇曰：「好用巫醫。」

太玄元數篇曰。「爲醫爲巫爲祝。」海內西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
巫履巫凡巫相夾窵窾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璞注曰。「皆神醫也。」
世本曰。「巫彭作醫。」廣雅曰。「醫巫也。」隋志醫方家有郟子說陰陽經一卷。
而古者醫字從巫。此皆古代醫出於陰陽家之左證。其支者流爲神仙方術之
士金丹導引之術。故醫家所以解釋病源。品定藥性者。不出陰陽五行。由是觀
之。靈素之淵源實本巫祝。宜其篤守陰陽五行之說。而不之悟也。
夫所謂陰陽者。猶物之有表裏。靜動。數之有盈虛。度量之有修短。輕重。動植之
有男女。雌雄。磁電之有反正。化學之有酸鹼。凡物之性之相反者。皆得而名之。
其意義不過如此。其用亦不過止此。非有神妙不測之玄機。包於其中也。自陰
陽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統萬物。遂爲不可思議之種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
必求其本。」又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陽化氣。陰成形。清陽出上竅。濁陰出

下竅。是則彼所謂陰陽者。神祕不可思議。爲造物之玄宰。其大要以天地爲主。以上下爲位。以形氣爲體。由此而推之。彼見火炎上而水就下也。則曰水爲陰。火爲陽。火熱而水寒也。曰陽熱陰寒。古有天動地靜之說。則曰陰靜陽躁也。此種謬說。今日無可駁之價值。雖然。請略言之。彼所謂天者何也。曰積陽也。陽者何也。曰氣也。卽積氣爲天也。自今日考之。天無物焉。地者。八大行星之一。天地可偶乎。氣亦有形稠空氣而寒之。則成液。蒸水而沸之。則爲氣。形氣有定乎。火炎上。水就下。以爲陰陽。而不知水火之所以上下也。夫地面有空氣。空氣有浮力。地爲大物。其心有引力。故地面之物皆受此兩力之影響。物之輕者。地心引力不敵空氣浮力。故騰而上。昇物之重者。空氣浮力不敵地心引力。故沉而下降。水重於空氣。故下降。火者輕於空氣之氣體。熾熱而發光。故上炎也。是則彼所謂水陰火陽者。直以輕於空氣者爲陽。重於空氣者爲陰矣。彼空氣者。擴布於地。面上下屬之。陽乎。陰乎。彼空氣有質有重。以地心引力之故。多聚

集於下。故遠地之空氣稀薄。近地之空氣濃稠。是空氣兼有浮沉兩態。將謂其在上者稀。者陽。而在下者稠。者陰。乎。藉曰是也。而其界限將若何而定之。又彼以氣爲陽。而以下沉者爲陰。則如酸素鹽素之類。重於空氣者屬之陰。乎。屬之陽。乎。此可知陰陽之說。與其綱紀萬物之法。至謬誤疏陋不足爲精審學術之根基也明矣。

至於五行之說。尤屬不根。其在印度歐西。則分四行。曰地。曰火。曰風。曰土。中夏則別爲五行。曰金。曰木。曰水。曰火。曰土。是東西已不相同。孰得其真。已不可辨。其爲恍惚無憑之說。於此可見端倪。徒以中外隔絕不通。無異說以資參考。故坐井觀天。墨守其五行之說。自以爲得造化之精奧耳。原夫古人所以創爲四行五行之說者。不過分別萬彙。使以類相從而挈其綱也。古人以爲天地萬物皆五行相薄而成。是五行者五原質也。而朱子以水火土石爲地之四象。邵子亦云「水火土石交而地體盡」則又近乎四行之說矣。今則化學日明。知成

物之原質已有八十。然則已變而爲八十行。非復可墨守五行之舊目矣。要之五行之說始於陰陽家。道墨雜藝諸家。悉蒙其蔽。獨名法兩家尙論理徵事實。截然擯絕不受。盡惑儒家者流。隆禮崇實如荀卿學派。絕口不言五行。子思孟軻始昌言之。而其害遂中於二千餘年。不大可哀乎。荀卿子之譏思孟也。曰「略法先王。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嗚呼。後世重儒尊孔。於是乎有儒醫之名。而不能正陰陽五行之失。襲其餘。藩奉若神明。蒙害至今。信乎子思孟軻作俑之罪不可逭也已。

陰陽五行之說。其根本恍惚無憑。若此。由是而變本加厲。配以臟腑。應以色味。部以干支。麗以年月。轄以時節。值以星象。穿鑿附會。愈支離而不可究詰。本實

先撥雖繁枝茂葉皆幻象耳。烏足與論議哉。故一切不復置辨。

五藏六府

靈素中所云五藏六府者。大體皆以肝心脾肺腎爲五藏。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爲六府。素問金匱真言篇原其所以區別藏府之界說。與其命名之意。則素問五藏別論篇有定義焉。其言曰。『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釋之者曰。『精氣爲滿。水穀爲實。精氣質清。藏而不寫。故但有充滿而無積實。水穀質濁。傳化不藏。故但有積實而無充滿。』然則靈素之所謂五藏六府者。其意義燎然可明矣。彼以爲肝心脾肺腎者。剖之而肥厚多實質。或不見空洞。不覩他物。又不得其出入之路。於是。以爲但有精氣流行。充滿於其間。而無傳化疏泄之用。藏而不寫。故名之爲藏。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皆爲囊橐腔洞之形。或貯液體。或貯固體。而腸胃膀胱又顯然有出入之口。乃以爲司傳化疏泄之機。充實他物之庫。故

名之爲府。此其謬誤。凡稍知生理解剖者。皆能曉然。今請逐條駁之。

肝者。乃爲膽汁尿酸糖質之製造所也。又有消滅門脈血液毒力之用。細檢其結構。有膽汁細管。發自肝細胞而開口於膽管。所以輸送膽汁於膽囊也。是則肝也者。攝取由腸管而來之諸材料。製成膽汁。寫之於膽囊。更由是而泄之於腸也。藏乎寫乎。彼不知肝之醫化學作用。又徒以肉眼檢查其解剖。不能得肝膽聯絡之路。之有膽汁細管。遂妄意其藏而不寫。在古人則科學未明。器械未精。無足深怪。至於今日。而又墨守舊說。而祇敬之曰。是靈樞素問之言也。精粗疎密。是非之莫辨。妄人而已矣。

心者。有房有室。能張弛哆掩。以輸血液。右房與大靜脈相連。左室與大動脈相接。自靜脈還流之血液。挾種種培養物質。注之右房。右房受之。輸之右室。右室輸之肺。又與外界之空氣相結合。而攝其酸素。輸之左房。經左室而入於大動脈。周浹全身。授培養物質與酸素於四體百骸。而血液乃復經毛細管。歸於靜

脈循環不息周而復始。是心居動靜兩脈之中間而爲血液流動灌輸之樞機。雖似藏而實寫名之曰藏失其體用矣。

靈素之所謂脾者。吾不知其何所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及五運行大論兩言血生脾。似與血液有關。今日之所謂脾者（脾）主生白血球尿酸而寫諸靜脈者也。（時亦生赤血球）則宜曰脾生血且非藏而不寫者也。其餘他篇悉以脾胃並言。素問厥論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食廩之官」。太陰陽明論曰「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靈樞本輸篇曰「脾合胃」。其餘不可悉舉。而血生脾之句。王冰以爲卽火生土之說。然則靈素所謂脾者全乎消化器官之系。似與今日之所謂脾者（Pancreas）相似。而今日之脾主製造發酵素而寫之於十二指腸亦寫而非臟要之。無論爲今日之脾。今日之脾而謂之藏而不寫則大謬矣。

肺者呼吸空氣。掌氣體出入之職。取外界酸素授之於血。取血中炭酸氣泄之。

於外界其出入之路爲氣管氣管枝鼻咽喉而肺又受右心之血液注之左心其寫而不藏明矣名之曰藏斯爲不得其當矣

腎者其中亦有腔今謂之腎孟腎之實質中有細尿管蜿蜒紆行凡身內他部之廢物疏泄之於腎腎受之而成尿由細尿管寫之於腎孟然後入於輸尿管泄諸膀胱由膀胱經尿道而外溺者也是則腎亦非藏而寫者不得謂之藏矣至於膽其作用掌司上已言之純乎寫者也屬之六府本與其定義相符而素問五臟別論又以膽爲藏而不寫既屬諸府又謂藏而不寫牴牾矛盾自亂其例莫此爲甚此其故在於檢查解剖之粗率而不知有輸膽管之開口於十二指腸也

胃大腸小腸膀胱謂之府與其定義相符

三焦者其名已奇靈素又無明豁之解說故難經以爲有名無形東垣分手三焦足三焦而爲二徐遁陳無擇以爲有脂膜大如掌正與膀胱相對此皆與內

經之義不合。惟虞天民以爲其體有脂膜在腔子之內包羅乎五臟六府之外者。卽是張景岳以爲體腔周圍上下全體若大囊者卽爲三焦。以其貯盛藏府。故亦謂之府。綜此二說則三焦云者合胸腔腹腔而言。然則卽肋膜腹膜之謂也。夫肋膜腹膜何所盛受何所泄疏而乃定以爲府。且曰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靈樞本輸篇)試問所出何水出自何道耶。其亦不經甚矣。

藏府之定名分類其疏忽謬誤既如此矣。雖靈素亦不能自持其說也。素問五臟別論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恆奇之府。夫胃大小腸膀胱三焦。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魄門亦爲五臟。使水穀不能久留。此文之所謂女子胞者。指子宮而言。魄門者。肛門也。是又以腦髓骨脈膽子宮爲六臟。胃大小腸肋膜腹膜膀胱肛門爲六府。與全書所主張者大相刺謬。嗟乎不求實徵而以空想爲左右宜其多扞格。

不通。旁皇失據而不能自堅。其說也經且不能自信。而後人顧深信不疑。取糠粃糟粕而莫敢誰何。豈非大愚不靈者乎。

藏府生理

靈素不言五臟六府之形狀位置。故其解剖上之謬誤。不可得而指摘。然論醫學而不列藏府之形狀位置。斯卽其大謬也。今請進而言其生理官能職掌分配說之荒謬。摘錄駁正之於左。

素問靈臺祕典論篇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導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焉。」按吾國舊醫不知腦爲聰明思慮膈調感覺之源。靈素言腦者極罕。靈樞海論篇曰。「腦爲髓海。髓海有餘則輕動多力。自

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是蓋以腦爲精力所出。而聰明思慮。肺調感覺。諸機能不與焉。以精神歸諸心。治節歸諸肺。謀慮歸諸肝。決斷歸諸膽。喜樂歸諸膻中。技巧歸諸腎。支離破碎。無根據。無實驗。穿鑿附會。荒唐不經。莫此爲甚。以今日考之。凡知覺轉運。皆出於腦。由腦出神經。以配四體。百骸有觸於外。神經傳而至腦。腦受之積。而爲智慧。出而爲思慮。發而爲憂樂。泄而爲聲音。形而爲見聞。運而爲動作。腦與神經。一有疾顛狂癡愚。癱瘓麻木。諸病生焉。而智慧思慮。言語動作。諸司又各有部位。區域分別。劃然斤斤不亂。 (如四肢運動在腦之正中溝兩側。肺調機關在小腦。發言寫字在前後腦。知覺神經之徑道在脊髓後根。運動傳路在脊髓前根之類) 動物試驗之所得。病理解剖之所見。鑿鑿可據。都成鐵案。不容以口舌爭也。人之死也。其要約有三。腦斃則死。肺壞則死。心寂則死。心雖爲人體重要之藏。安得專以君主目之。且以爲神明之所出乎。若肺若肝若膽若腎。其功能已畧述於

上章安得所謂傅相將軍中正作強之位號以相比擬而以治節謀慮決斷技
巧歸之耶。其所謂臙中者不知何物。然此篇論十二藏之相使而考之經脈篇
血氣形志篇所列十二經皆無臙中而有心主心包絡心主心包絡一物也。然
則以數合之。此所謂臙中者或卽指心包絡而言。卽今日所謂心囊矣。心囊貯
藏液體以滋潤心之外。面他無功用而謂喜樂出於是。豈不大可笑乎。其言胃
言大小腸則差相近。此皆顯而易見者。故不致大謬也。至於言脾之功用。無論
其所指爲今日之脾或滕又相去遠矣。

素問陰陽大象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
目。其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
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
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又
五運行所載。與此略同。凡靈素全書論列藏府之功能變化病疾之起伏傳導。

內外表裏之關係。影響其謬誤。皆根本於此。乃荒謬之巢穴也。不得不痛擊之。顧其恍惚之論。混茫之說。捉影捕風之言。如道生智玄生神之類。則置之弗辯。所謂風者。由空氣流盪而生。地球各處受太陽之光。強弱不同。溫熱異度。空氣受熱則膨脹而體積增大。質量加強。壓力加強。強弱大小。輕重不得其平。則動而流動而流。乃爲風。猶水之自高流下也。地球當赤道受太陽光熱最烈。地面亦最熱。空氣亦熱。熱則輕。故近地面之空氣騰而上浮。於是其旁之南北兩帶之下層空氣。流向赤道以補其空。而代其位。又熱又上浮。後者又入而相代。故赤道下層之風。恆自南北來也。其輕而上浮也。分流而向南北。漸寒而縮。而重而下降於南北。近地之層。又漸相代。進而至於赤道。其繼而上浮者。又分流。又寒又縮。又重又下降於地面。故赤道上層之風。恆向南北去也。此理論之風。規則之最正者也。然地球自轉自西徂東。其率甚速。故風之來去。不能正準。地球經度稍偏向西而行。亦猶疾行者。風自迎面來也。至於山川水陸之阻地之寒。

熱不能依規律而定風之行也不能直前無礙於是風之方向受地理上氣候上種種複雜之影響不能如式而推矣東方非風發源之地亦非風製造之所而東方生風之說爲不經矣

木之生也由種子種之生也由胎孕之成也由雌雄蕊之交雌雄蕊之相近者或自爲交接其隔遠者或因蜂或因蝶或因鳥或因風之飄盪而至是風者不過諸媒介中之一種焉得以生木之功全歸之耶風之爲媒介不過諸功用中之一種又焉得以風之功全在生木耶風非製木之原料亦非木之父母安得謂之生木乎

至於酸非由木生也諸強酸如鹽酸硝酸硫酸皆屬礦酸有機酸中醋酸爲強諸果酸其小焉者也且木亦不僅生酸植物有機成分中之有強大生理作用者乃在鹼性反應之類鹽基質也

酸生肝之語愈不可解攷肝藏之原質除水及油質蛋白之外最多者爲動物

澱粉次爲普林基。次至於尿酸、肉乳酸之類。其少焉者也。無論其中酸類成分所含極少。卽如動物澱粉等。其醫化學上生成之原因。亦非待酸而就也。然則酸生肝之說。又荒謬矣。

筋。說文云。肉之力也。從肉從力從竹。竹物之多筋者也。集韻又音乾。曰大臄也。以古代之智識推之。卽今之所謂臄 *sehne* 已。胎生學上筋之發生。不與肝相涉也。肝之生也。由內胚葉。肌肉之生也。由中胚葉。自受胎約四日後。已劃然分別。安得比而同之耶。又胎生學上心之發生。最早肝乃在腸胃發生之後。是則肝生筋。筋生心之說。爲與事實顛倒。純乎盲說。囁語而已。

肝與目之關係。於解剖學上求之。不見有相聯絡之痕跡。生理學上亦無相干之作用。病理學、醫化學中。皆不能得其相依輔之點。諸肝病證候。之及於目者。惟黃疸爲著。黃疸之發也。由肝臟胆汁之逆流入於血液。播諸全身。而着色於內外臟器也。其症候之見於外者。則全身皮膚之變而爲黃色也。而眼中內結。

膜純白無色。其着色與否最易識別。故黃疸之有無先驗目之黃否。以其鮮明易見也。然則黃疸者非獨於目有黃染特性。其對於身體各部平均無厚薄。但皮膚等處本帶雜色。不易顯露。不易分別。故若先呈於眼白耳肝主目之言無根捏造不可信也。

其餘怒傷肝、風傷筋、酸傷筋諸說。徧攷生理、病理、醫化學、精神病學諸著述。及近時諸碩學之試驗報告。皆無有交相發明之點。皆瞽說也。

又曰「南方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骨髓生肝。腎主耳。」諸所言皆不合理論事實。今請一一徵之。

彼所謂南方生火。北方生寒者。以爲南方炎熱。北方冷寒也。不知地帶之寒熱。以赤道兩極爲定。近赤道則熱。近兩極則寒。中華國於北半球。赤道在南北極。

在北故南熱於北。若在南半球諸國如澳大利亞、非洲、南美諸邦，則赤道在北。南極在南，則北熱於南矣。而南方生火，北方生寒之說，不可通矣。西方生燥，中央生濕者，彼以爲西風起後，物多槁燥。夫吾國東南濱大海，西北則大陸無垠，故東南風含水蒸氣之量多，而西北風所含者特少，物之燥也。其水分蒸發於大氣中也。其蒸發之遲速，視大氣中所含水蒸氣之多少而異。多則遲，少則速。無則更速，飽和則不能燥物。且授其霏霧水滴於物，而潤濕之矣。大氣中所含水蒸氣之量之多寡，卽物理學上所謂濕度者也。今以濕度微小之大氣披拂萬物，以收其水，萬物之燥也宜矣。此西風之所以燥物也。是乃地理上之關係，烏得以爲天地之定理哉。而西方生燥，中央生濕之語，又不可通矣。且吾不知其所謂中央者何所指。自今日言之，地爲圓球，南北有定，東西無方。故以南北言之，則赤道爲中央。以東西言之，如環而莫得其端，安所得中央乎。惠施有言曰：「吾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蓋言中央之無定所也。

嗚呼。中央之說。惠氏能發其謬。於數千年之上。非天下之齊聖孰能辨此者乎。土之爲物也。其成分隨地而異。大抵八十原素。皆散在其中。而其主成分。則由八原素而成。今列其名與其百分比。例率於左。

酸素 Oxygenium 四七·三 矽 Silicium 一七·九

鋁 Aluminium 八·二 鐵 Ferrum 四·八

鈣 Calcium 三·七 鎂 Magnesium 一·八

鈉 Natrium 一·八 鉀 Kalium 一·五

其餘則無機。有機化合物。腐敗物。雜然混和而成。未聞其由濕而生也。至於金屬之生成。攷金屬化學地質學礦物學。皆非由燥而成。寒之於水。稍有可解說者。蓋凡諸氣體。寒之多能成液體。雨露之成。皆由大氣中之水蒸氣。遇寒而凝成水滴者也。然推而論之。氣體變爲液體。則用寒。固體變爲液體。則用熱。冰雹霜雪。遇熱而釋。人所知也。然則寒生水之說。不過一偏之論。未臻完全也。必詳

密言之則寒熱皆能成水矣。由此觀之則濕生土燥生金寒生水之說都無可取也。

火生苦之說。彼以爲諸食物焦爛於火。常帶苦味也。此乃由化學作用。化成一種苦味質。非由火而生也。火之者。不過一種加熱方法。豈藉火之成分以合成之乎。且化學之物。大都藉熱力而成。甘酸辛鹹皆可由是而成。安得專謂之生苦乎。至於甘其大宗者。爲糖類。糖類爲有機物質之含水炭素。皆從果實而得者也。則當謂之木生甘。今於酸取諸木於甘。則舍木而取土。可謂顛矣。若夫辛辣之物。爲吾人日常所知者。亦皆草木有機之屬。金屬化合物之辛者。實所罕覩也。鹹之在水。以鹽爲大宗。海水爲主。鹽井次之。是乃鹽之溶解在水。非水之能生鹽也。且又有所謂鹽礦者。乃固形結晶物。則鹽亦非盡在水矣。要之此種謬說。皆由篤信五行妄加附會而成。質以事實不能相符。粗疏荒陋。有識者所鄙棄不道者也。

常取鷄卵。孵之一日。剖而視之。心之痕跡。宛然已具。鷄卵內無苦味。質知心之生。不藉苦也。又取已長成之心。臟分析之。其心筋諸成分。與尋常肌肉不甚相異。又不見有苦味。質痕跡稍含糖質。甘則有之心。含血液。血液常帶鹽分。鹹則有之。卽今日所用苦味質之藥。乃以之健胃。亦無補心之功用也。脾臟之化學成分。糖質極罕。其所含者。大部分爲諸種發酵素及鐵等。無所得甘也。辛生肺之說。其無根亦大抵與上同。肺爲結締組織。筋肉組織。軟骨組織。相合而成。其有機質爲蛋白。發酵素。無機質爲食鹽。爲錳。爲鐵。爲石灰。爲硫酸。爲磷酸。爲鉀。爲鈉之類。大抵味鹹者居多。實不見有辛味物也。鹹生腎之說。以今日考之。腎爲排尿之藏。其與鹹固不能相離。然靈素之所謂腎者。乃以爲藏精之器也。且食鹽成分。全身皆有血也。淚也。汗也。涕也。精也。溺也。屎也。莫非鹹者。烏得以鹹專屬之。腎耶。要之。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鹹生腎之說。亦由篤信五行。妄加附會而成。不足深辯也。

生血者骨髓與脾也。而靈素之脾實爲脾與血無關。心者行血者也。由生理實
驗其所職掌。純乎物理學之機能。無醫化學之作用也。則雖強以靈素之脾爲
今日之脾。亦改之曰。心行血。脾生血。或庶有合乎不當云。心生血。血生脾也。筋
肉之生。由中胚葉。脾之生。由內胚葉。脾之生。由中間葉。三者各不相同。故脾生
肉之說。無論其所指爲脾爲脾。均無所合也。肺之生也。亦由內胚葉。安得謂由
肉而生乎。而脾生肉。肉生肺之說。謬矣。皮毛由外胚葉而生。腎由中胚葉而生。
皆與內胚葉之肺。劃然分別。而肺生皮毛。皮毛生腎之說。謬矣。骨髓之生也。與
骨同。自中間葉生也。肝爲內胚葉。與中胚葉之腎。各不相涉。而腎生骨髓。骨髓
生肝之說。又謬矣。

最終心主舌。脾主口。肺主鼻。腎主耳之說。唯肺與鼻通。爲與事實相合。脾與口
之關係。尙可曲解。何則。靈素之脾。乃脾臟也。脾屬消化器。口爲消化管。口與脾
爲同系。至心之於舌。腎之於耳。以今日解剖生理核之。無一合也。

素問六節藏象論曰。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肺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腎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肝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脾胃大小腸三焦膀胱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凡十二臟皆取決於膽也。按此十二臟之相使也。華形於外也。充實於中也。心之充在血脈。得其要矣。其華在面。則一偏之論也。心以行血。血行脈中。以分佈周身。非僅在面也。心臟強健。血行旺盛。四體百骸。營養美好。皮膚豐膩。有活色黏膜。紅潤非獨形於面也。肺之於皮毛。前已辨其妄謬。腎之於骨。前亦言之。至於髮。亦由外胚葉而生。解剖上。生理上。皆與腎不相及。諸腎臟病之症候。亦無波及髮者。其華在髮之說。謬誤甚矣。肝之於筋。前亦言之。爪之生也。亦由外胚葉。爪爲半透明質。可以窺見其下之血色。貧血鬱血之診斷。多得其助。故血液循環器疾病。可藉此以窺見一二。不聞其與肝有關係也。脣之於內藏也。無所繫。惟以其色之榮枯。卜血液循環及營養之良否。而於診斷學上。則易乾燥而生屑者。知其有熱病。其帶煤灰色者。爲傷寒 Typhus 之特徵。如

是而已。未聞與脾胃大小腸膀胱三焦有若何之關係也。肌者說文曰肉也。玉篇曰膚也。脾胃大小腸爲消化器。膀胱爲泌尿器。三焦者無功用焉。（說見前章）消化排泄良則全身之營養足。動作盛。不僅在膚肉也。消化排泄不良則全身受其障害。亦不僅在膚肉也。膽者膽汁滯蓄之處。所謂膽囊也。膽汁之成分爲肝臟細胞所分泌之液。（名曰肝臟膽汁 *Lebergalle*）與膽管膽囊所分泌之黏液（總稱之曰膽囊膽汁 *Blasengalle*）相合而成。其生理上之功用則以溶解遊離脂肪爲主要之職務。其食物消毒之力。不如胃液。非有總領十一藏之功能。非有統治十一藏之價值。而謂皆取決於此。豈非荒謬之尤者乎。

經脈絡脈

舊醫之視疾也。古有望聞問切四法。今則切脈盛行。而三法廢矣。三部九候以決生死。以處百病。以候五藏六府之氣。荒玄詭異。不可理解。魏晉而後。附會益雜。邪說詭道。肆其妄僻。嗚呼。其亦誣惑甚矣。推原其故。皆由不能洞識血脈起

止出入分布縈絡之行次。於是脈之官能作用皆模糊恍惚不能得其要領。妄意推測墮入惡道。是則解剖不精之罪也。蓋欲明脈理之精微不可不先明解剖。解剖明而後脈之出入縈環行次部位得其真相。於是生理病理之作用變化可得而言矣。不然道路流別之不知而欲議其性狀憑虛憶撰根本謬妄詭語之獲多言之中千慮不能得一可知耳矣。靈素之言經脈行次也。以今日實地解剖之所見校之無一合者。此在古人則技術未精器械未善崇空想而少實驗時勢之所限見聞之所有無可如何也。吾又安必斤斤焉。以今日之學問知識訟言古人之荒陋哉。乃四顧神州生爲二十世紀之人處醫學昌明之時。實物真理鑿鑿可循而盲目冥心固執成見挾其切脈之術以戕賊人命者。猶充塞宇內也。喪性病狂忍心害理出其三指以按病人之左右腕而生命斷送於此矣。其殺人之器爲手指其致命之傷在寸口嗚呼慘毒甚矣。爲所戕者亦恬不爲怪也不以爲醫者之罪而曰命之所限雖有聖哲無如之何也。亦盲目

何何痛寫
以此如心
知量寫

冥心以就死門。其愚寧非可矜憫乎。嗟乎。舊醫之伸指殺人而不知忌憚者。以有靈素爲之教也。世人有伸臂受刑而不知怨尤者。以有靈素堅其信也。故余亟取靈素所論經脈起止行次。一一摘其妄謬。殺其淫威。使藉醫以殺人者。失所憑。依斬其根本。發其誣妄。魍魎魍魎使人知其凶奸而識所以避之也。庶幾哉。邪說異端。或可以少息乎。

脈字古籀作脈。說文曰。血理分。表行體中者。素問脈要精微論曰。夫脈者。血之府也。是則靈素之所謂脈者。卽今日之血管。 *Blutgefäss* 可無疑矣。今日之血管分動靜二種。曰動脈。 *Artherien* 曰靜脈。 *Venen* 動脈者。伏行深處。搏動不休。頸側腕下足踝下等處。稍出浮淺。以指按之。動而應手者是也。靜脈者。其大枝亦深伏。與動脈並行。小枝多浮淺。作青色樹枝狀。網絡皮下。視之可見者是也。今考靈素全書。其脈亦兩類。曰經脈。曰絡脈。尋其定義。靈樞經脈篇有云。「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際。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外踝之下。無所隱故

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又曰：「經脈者，常不可見，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由是觀之，其所云經脈者，似與動脈相當。所謂絡脈者，似與靜脈相近矣。雖然，猶未可以遽斷也。蓋靈素靜動脈之界限，尙有可疑者二焉。上文所引經文，其所以分別經絡者，惟以淺深隱現爲言，而未嘗明指靜動是則靜脈大幹伏行深處者，亦何不可謂之經脈乎？安知靈素之所謂經脈者，非合深部之動靜脈而言之耶？其所謂絡脈者，非單指皮下靜脈而言耶？若以經脈當動脈，則置深部靜脈於何地乎？此其可疑者一矣。靈素分經脈爲十二：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手太陰肺經，厥陰心包絡經，太陽小腸經，陽明大腸經，少陽三焦經，足太陰脾經，厥經肝經，少陰腎經，太陽膀胱經，陽明胃經，少陽膽經，凡十二經，主十二藏府。」其言手三陰足三陽之行次，屬遠心性，由軀幹走四肢者也。與今日動脈血行方向相合。其言手三陽足三陰之行次，屬求心性，起自手足指端，逆走軀幹者也。與今日靜脈血行方向相合。然

則其所謂經脈者。或以手三陰。足三陽爲動脈。手三陽。足三陰爲靜脈。其所謂絡脈者。則專指皮下浮淺靜脈而言。亦未可知。此其可疑者二矣。

然進而考之。素問三部九候論曰。「上部天。兩額動脈。上部地。兩頰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觀乎此文。其上部三候。明言動脈。歷代註家皆以爲上部天屬足少陽。地屬足陽明。人屬手少陽。然則足少陽。足陽明。手少陽。三經之爲動脈。有明徵矣。中部三候。註家皆以中部天爲寸口中之動脈。地爲大指次指歧骨合谷間之動脈。人爲掌後銳骨端之動脈。則是手太陰。手陽明。手少陰。三經亦爲動脈也。下部三候。註家皆以天爲在五里之分。動而應手。以地爲足內踝下動脈。以人爲在箕門之分。

靈素經脈論
動應於手者也。則足厥陰、足少陰、足太陰三經亦爲動脈也。靈素經脈在手足者不過十二。而據上所說其中九經已確然明指動脈。由是而推焉。彼三經者亦必動脈。非指靜脈而言也。明矣。

不但此也。上部人中部地手之陽也。下部三候足之陰也。皆逆行之脈。所謂與今日靜脈血行方向相合者也。而皆爲動脈。靈素動輸篇亦言足少陰爲動而不休。然則雖逆行之經脈亦皆指動脈而言也。

客猶有疑乎。請更申之。靈樞五十營篇曰。一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其所謂二十八脈者。左右各十二經也。二躡脈也。一任脈一督脈也。觀乎此則十二經中無不有營氣運行。其間運行則脈動。義見動輸篇。然則十二經脈者皆以爲能動者矣。至此而後余始敢斷言之曰。靈素之所謂經脈者其意皆謂動脈也。其以深部

之脈爲經脈者。誤合靜脈於動脈也。

或曰。君言靈素之經脈。其意皆爲動脈。則吾旣得聞命矣。謂深部靜脈亦誤合之於動脈。尙有確證乎。願聞其詳。余子曰。靈素脈之大類。惟二。旣以深部之脈爲經脈。則深部靜脈且安逃耶。是深部靜脈亦入於經脈之中也。明矣。旣以經脈爲動脈。是卽以深部靜脈爲動脈矣。蓋靈素知動脈多在深部。而不知靜脈大幹亦在深部。遂妄斷深部之脈。謂皆爲動脈也。不甯惟是。靈素不知有靜脈也。雖其所謂絡脈。似屬靜脈。然綜合全書。知其所謂絡脈者。皆謂經脈之分枝。由一經而聯絡他經者也。不觀乎靈樞經脈篇之言乎。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解之者曰。凡經脈皆行分肉之間。谿谷之會。絡脈所行。縱橫錯雜。爲經脈所不到。故曰絕道也。云云。由是觀之。則靈素之所謂絡脈者。不過在經脈不到之處。出入聯絡以爲流通之用耳。非經脈之別枝。將何屬乎。此其一證矣。又脈度篇曰。經脈爲裏。支

而橫出者爲絡。一此明言經脈之支而橫行者謂之絡脈。其證二矣。又經脈篇有十五絡之名。手太陰之別曰列缺。少陰之別曰通里。厥陰之別曰內關。太陽之別曰支正。陽明之別曰偏歷。少陽之別曰外關。足太陽之別曰飛陽。少陽之別曰光明。陽明之別曰豐隆。太陰之別曰公孫。少陰之別曰大鍾。厥陰之別曰蠡溝。任脈之別曰尾翳。督脈之別曰長強。脾之太絡曰大包。一明言十二經脈與任督兩脈之別。枝謂之絡脈。其證三矣。據此三證而靈素之絡脈皆謂經脈之分枝。可無疑矣。彼絡脈者顯然爲今日之靜脈。尙誤以爲經脈之分枝。而况深部之靜脈乎。吾故曰靈素不知有靜脈也。其所謂絡脈者乃今日之淺層靜脈。而靈素誤以爲經脈之分枝也。其所謂經脈者兼包今日之動脈及深部靜脈。而靈素誤以爲皆動脈也。其謬誤疏忽如此。敬而奉之以爲金科玉律者。盍亦知所返乎。

十二經脈

將欲舉靈素經脈之行次部位。一一與今日血管行次對照。有二難焉。如上章所論定者言之。靈素之經脈。既不復分別動靜。雜然混淆。釐別綦難。一也。其所用以定部位者。皆準同身寸之說。而同身寸之說。又人異其撰。且復粗疏。難作標準。二也。勉強附會。彷彿想象。恐毫釐之差。重誣古人而成。周內鍛鍊之獄。故止舉其大者。而摘其謬誤。其餘經過道路之細碎。愈穴。不一一穿鑿也。

靈樞經脈篇曰。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入寸口……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出次指之端。中焦者。腹膜之上部也。（見五藏六府篇）凡脈皆起於心臟。止於心臟。腹膜安得有經脈。起始之部。其誤一也。內臟動脈。自有內臟枝。皆從大動脈幹來。安得有腹膜大腸聯絡之脈。其誤二也。絡胃之脈。皆自橫隔膜下大動脈幹而來。凡分三道。（一）直從大動脈幹來者。只一枝。循胃小彎左。（二）自肝脈來者。有二枝。其一循胃小彎右。與左枝相通。其一循胃底右側。此脈有分枝。

入十二指腸。 (三) 自脾脈來者有二枝。其一循胃底左側與胃底右側之枝通。其一分布胃左壁外面甚短而小。由此觀之。胃中之脈其與腸中有關係者。惟十二指腸安得有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之脈乎。其誤三也。膈膜上下之動脈。除大動脈幹及內乳動脈外。絕不相通。無自大腸穿膈膜入肺之脈。亦無自肺穴膈膜入大腸之脈。其誤四也。其自腋下以下。詳下篇。

經脈篇又曰：「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次指之端……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自缺盆入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上挾鼻孔。」次指之端者。肺經之所終。而以大腸經承接之也。凡動脈無逆流而上者。其誤一也。肺部動脈無自缺盆來者。自缺盆來惟乳動脈。其誤二也。齒中動脈皆發自頸動脈。與肺無關。其誤三也。人中之動脈雖亦從頸動脈來。而與齒動脈不同。枝非由齒而還走者也。其誤四也。

其言胃脈也曰：「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入上齒中……至額。」

顛其支者……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入氣街。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入大指間。出其端。」此段文義支離。幾於徑路不明。其意蓋謂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中。上至額顛。分一枝下行入缺盆。歧而爲二。其一循乳直下。至氣街。其一穿膈屬胃。絡脾。還循胃口。下至氣街。二者復合爲一。乃下髀關。至足跗。而又分爲三枝。一入大指。一入中指。一入中指外間。一入中指內間也。其所謂缺盆者。鎖骨上窩也。氣街者。下不及髀關。上不及臍。或卽氣衝乎。在鼠蹊上。要之如此解釋。合於著書者之意與否。不能起古人而問之。未可以爲確案也。今就經文以駁之。則足以關其口矣。額顛之脈皆自眼耳而來。與鼻動脈有交通之枝。非自鼻來。更非自出入齒頰之脈來也。其誤一也。屬胃絡脾之脈出於大動脈。幹前已言之。非自缺盆穿橫膈膜來也。其誤二也。乳內廉之脈實爲內乳動脈。是固從缺盆近部來者。然其末梢不過散布前胸內壁。其沿胸壁而下。

者越橫隔膜爲上腹壁動脈與自鼠蹊上行之下腹壁動脈相交通非其脈直下至鼠蹊也其誤三也至於起胃口下至氣街之脈則無有焉其誤四也下脾關入足者外腸骨動脈也自大動脈幹來於鼠蹊部分一小枝循下腹壁上行以與內乳動脈交通非乳動脈直至鼠蹊下抵足跗也其誤五也且額顛之脈內乳之脈上腹下腹之脈鼠蹊之脈足跗之脈皆與胃無關而乃謂爲胃脈虛無影響之辭憑空附會乃至於此吾且如之何哉

又曰「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上膝……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散舌下其支者從胃別上膈注心中」動脈無自足逆流者其誤一也屬脾絡胃之脈上已言之非自腹中來也其誤二也咽頭舌下之脈自外頸動脈來無由胃而上者其誤三也若夫入心之脈入心中者惟大靜脈肺靜脈自心中出者惟大動脈肺動脈其分布於外面者惟心冠動脈出自大動脈者也安得有從胃上膈之脈乎其誤四也

又曰。一。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小指之內。出其端。一。凡動脈皆起於心中。非獨心脈然也。不得專以心脈言。其誤一也。動脈自心出。無所不周。無所不絡。非獨小腸咽繫目系也。不得專以小腸咽繫目系之脈屬心。其誤二也。出腋下之脈。直從大動脈弓來。無從肺來者。其誤三也。自腋至手。駁議見後篇。

又曰。一。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繞肩胛。入缺盆。絡心。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頰。至銳眚。却入耳中。其支者。……至目內眚。斜絡於顙。一。少指端之脈。其動脈皆從尺骨橈骨動脈來。動脈無逆流者。其靜脈則皆歸於上膊靜脈。經腋窩。經缺盆。下而入於大靜脈。以歸於心。其言入缺盆。絡心。則差相似。至於下膈抵胃。則大謬矣。脈固有自心臟下膈抵胃者。然自是別脈。非從小指過缺盆入心之脈也。其誤一也。胃與小腸之脈。其相與有關係者。卽前所言之肝脈也。其一。支絡胃。其一。支絡十二指腸。至於小腸之動脈。惟上腸。

間膜動脈所出之分枝亦從大動脈幹而來者也。抵胃屬小腸無是脈焉。其誤二也。上頰之脈皆從頸脈來。其言從缺盆上亦相近。然頭部之脈大抵皆自頸脈來。其總脈一而已矣。非有各經特別之枝也。其誤三矣。銳眥者外眥也。耳之前有動脈出焉。分布於頭蓋側面及外眥。近傍非從外眥却入耳中也。其誤四矣。目內眥斜絡於顙之脈無有也。惟有自顙上內眥者。其誤五矣。

又曰。「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膊內左右別下貫髀挾脊肉過髀樞從後廉下合膈中……至小指外側」自目內眥上額交巔者無專脈焉。上額交巔者前額動脈也。內眥動脈與之相連而已。非內眥動脈直上至巔也。其誤一也。從巔入絡腦者爲後頭動脈之一小枝。從顙頂孔而入本外頸動脈分枝於下顎部。非自前方來也。其誤二也。挾脊而下者無動脈也。惟逆行而上之奇靜脈而已。其誤三也。腎與膀胱之相聯絡者輸尿管也。其

動脈則腎動脈自大動脈幹來。膀胱脈自下腹動脈來。各不相統也。其誤四也。且謂是脈挾脊循脊而來。其誤五也。貫胛挾脊過脾樞合臑中者。無是脈也。小指外側之動脈自脛骨動脈前後枝來也。出自股動脈分自大動脈幹。未有從肩膊內雙管直下合於臑中而至小指者。其誤六也。

又曰。一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走足心。……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一起小指下。邪走足心者。後脛骨動脈也。自足心斜走小指者。也。非逆流之脈。其誤一也。挾脊屬腎。絡膀胱。無是脈焉。前已言之。其誤二也。貫肝膈之脈。惟門脈爲然。自腸來之靜脈也。與腎無關。係其誤三也。肺肝之脈不相統。其誤四也。循喉嚨挾舌本者。外頸動脈與其分枝之舌動脈也。自鎖骨下動脈來。非由肺而出者。也。其誤五也。絡心之脈爲心冠動脈。前已言之。亦非由肺而出者。也。其誤六也。

又曰。「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絡。下隔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循小指次指出其端。」屬心包絡之脈。惟前縱膈動脈之心囊枝及心囊橫膈膜動脈。皆出自內乳動脈。而內乳動脈之直者貫膈而下。爲上腹壁動脈。其言下膈歷絡三焦者。差相近三焦者三焦也。然腹壁下部乃自下腹壁動脈逆上之枝。以與上腹壁動脈相通。非復上腹壁動脈矣。故謂之歷絡上中兩焦。則可下焦非其範圍。不得言絡三焦也。其誤一矣。抵腋入手之脈。爲腋下動脈。與內乳動脈無關。其誤二矣。自腋以下。駁議見後。

又曰。「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入缺盆。布臚中。散絡心包。下隔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臚中上缺盆。上項繫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手腕之脈。駁議見後。心包絡之脈。下膈之脈。循屬三焦之脈。前皆盡之。無自手來者。其誤一也。上缺盆上項繫耳後者。外頸動

脈之。分。枝。也。與。心。包。絡。之。脈。無。關。係。其。誤。二。也。耳。前。之。脈。亦。自。外。頸。動。脈。來。與。耳。後。之。脈。分。枝。於。耳。下。各。不。相。涉。無。自。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者。其。誤。三。也。

又。曰。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至。肩。上。……入。缺

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

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

次。指。之。間。目。銳。眥。上。無。脈。起。始。之。處。其。周。圍。所。分。佈。者。皆。頸。動。脈。之。分。枝。無

特。立。獨。行。之。一。經。其。誤。一。也。有。自。耳。後。至。頭。角。之。動。脈。枝。無。自。頭。角。至。耳。後。者

其。誤。二。也。膽。囊。之。脈。自。肝。脈。來。不。過。一。小。分。枝。而。已。當。以。肝。爲。主。不。得。云。屬。膽

絡。肝。也。其。誤。三。也。且。肝。脈。直。接。自。大。動。脈。來。非。有。特。立。獨。行。別。自。缺。盆。下。胸。貫

膈。者。其。誤。四。也。從。缺。盆。下。腋。過。季。脅。者。其。側。胸。廓。動。脈。乎。此。脈。止。於。胸。廓。諸。筋

非。能。直。下。入。髀。厭。也。其。誤。五。也。外。踝。之。前。之。動。脈。惟。脛。骨。動。脈。分。枝。於。膝。膕。之

下。其。源。自。股。動。脈。來。也。非。有。特。立。獨。行。自。髀。厭。循。髀。陽。而。來。者。其。誤。六。也。內。經

之例。十二經脈。其分布於四肢也。三陽在手。足之背。三陰在手。足之掌。故此足少陽之脈。其所云循足跗上小指次指之間者。專指足背動脈而言。足背動脈分布指間者。皆自脛骨動脈前枝而來。小指次指之間。非有特立獨行之脈也。其誤七也。

又曰。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

上膈內廉。……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循喉嚨之後。……

連目系。上出額。……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

寸者。脛骨動脈後枝也。非逆行者也。其誤一也。陰器之脈。來自三方。有自內腸

骨動脈來者。有自外腸骨動脈來者。有自股動脈來者。未聞其自足而上也。其

誤二也。挾胃屬肝絡膽者。前已言之。直接從大動脈幹來。未問其自陰器來也。

其誤三也。由頸部直上至頭者。惟內外頸動脈無貫膈而來者。其誤四也。連目

系。出上額者。眼動脈之分枝。所謂上眼窠動脈是也。來自內頸動脈。與肝膽無

關也。其誤五也。自肝穿膈入肺者。無是脈也。自肝穿膈。惟門脈爲然。其歸在右。心非入於肺也。其誤六也。

以上所述。乃十二經脈行次之謬誤也。詳細核之。幾無一字不差。於此可以見。舊醫根本之不精確矣。由斯道也。以論病。以診病。以治病。其可信與否。夫人可以知之矣。無俟吾之喋喋也。

手脈詳攷

讀素問三部九候論。而知古人診脈。上下三部。各有所候。非獨以寸口也。又知結喉旁人迎脈。與氣口並重。非獨以寸口也。自越人難經。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而醫家候脈。相沿用之。非復內經舊訓矣。夫脈者。血管也。脈之搏動。與心臟跳躍相應。周身上下。非有異也。三部也。人迎也。寸口也。一也。無五臟六腑。可以區分也。無疾病。可以占也。自靈素倡言脈象。越人獨標絕學。王叔和輩。比周而附和之。而脈學。乃聚訟不休矣。寸口之脈。遂爲造物之玄機。生命之關鍵。醫

者奉之病人信之。嚙語警說牢不可破。此舊醫殺人之下手處也。故吾取靈素經脈絡脈之辨十二經脈之次。駁之特詳。今復取手中之脈一一詳攷之。新舊對照以著其妄。亦可以醒世人之迷夢乎。

今全錄靈樞經脈篇手三陰三陽經脈行次之文。凡在臑臂者作為一表。凡三陰脈自左向右讀。三陽脈自右向左讀。

腕		臂		肘		臑		部 位	經
魚際	入寸口上魚循	廉	循臂內上骨下	下肘中	下循臑內行少	陰心主之前	下循臑內行少	手	太陰
掌后銳骨之端	入掌內后廉抵	廉	循臂內后廉	下肘內	下循臑內后廉	行太陰心主之后	下循臑內后廉	手	少陰
入掌中	間	間	下臂行兩筋之	入肘中	循臑內行太陰	少陰之間	循臑內行太陰	手	厥陰
循手外側上腕	出踝中	廉	直上循臂骨下	之間 出肘內側兩筋	上循臑外后廉		上循臑外后廉		
循手表腕	間	間	出臂外兩骨之	上貫肘	循臑外		循臑外		
間上入兩筋之	中	廉	循臂外廉	入肘外廉	上臑外前廉		上臑外前廉		

部位 經脈	指
	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循中指出其端
手太陽	起小指之端
手少陽	間端上出兩指之起小指次指之
手陽明	端起大指次指之

觀乎上表各部經脈都為六條以今日之解剖對照之（專就深部動靜脈言之）如下。

臑部血管其主者為上膊動脈 *A. Brachialis* 與其相副而行者為前後之上

膊靜脈 *Vv. brachiales* 皆在臑部內側其支而在內部者為上下尺骨副動脈

Aa. Collaterales Sup. et inf. 則是內側之血管合靜動脈共有五而上表內側經

脈惟手三陰僅有三枝者謬也且上下尺副動脈本原上膊動脈其兩上膊靜脈又屬同流然則臑部內側之脈惟有上膊動脈上膊靜脈二者而謂有太陰

少陰厥陰各專一經者又謬也

臑部外側之脈有二自上膊動脈出一枝曰上膊深部動脈 *A. profunda brachii*

稍向外下方行。旋即分爲二枝。曰中側副動脈。A. Collateralis media 曰橈骨側

副動脈。A. Collateralis radialis 而上表謂外側。有二者。謬也。且外側諸脈亦本

諸上膊動脈。而謂手三陽各專一經者。又謬誤之甚者也。

肘部之脈。在內側者。前面爲上膊動脈。與其相副而行之兩靜脈。後部爲上尺

骨副動脈。與尺骨反動脈。A. recurrens ulnaris 所作之肘關節動脈網。Rete

articulare cubiti 蓋兩脈之上下吻合爲一處也。動靜脈共四枝。皆本原上膊

動脈。其在外側者。惟一爲橈骨副行動脈。與橈骨回反動脈。A. recurrens radialis

所作之肘關節動脈網。在中後部者。爲中側副動脈。與骨間反動脈。A. recu-

rens inter ossea 所作之肘關節動脈網。總全肘而言之。內四外一中一。皆本原

上膊動脈者也。而上表謂中三（手太陰厥陰少陽）內二（少陰太陽）外

一者。謬也。且謂六者各專一經。又謬也。

臂部之脈。凡八。內側三尺骨動脈。A. ulnaris 與其相副而行之兩靜脈。V. ulnares

也。外側三。橈骨動脈 *A. radialis* 與其相副而行之兩靜脈 *Vv. radiales* 也。前

後各一。曰掌側骨間動脈 *A. interossea Volaris* 曰背側骨間動脈 *A. interossea*

dorsalis 而上表謂惟有六枝者謬也。且謂六枝各專一經者又謬也。

腕部之脈略與臂部同而謂六枝各專一經者謬也。手指之脈在手、掌、側者皆

出自深淺兩動脈弓 *Arcus Volares Superficialis und profundus* 各手指內外側各

一枝在手背側者出自背側手根動脈枝 *R. Carpeus dorsalis* 與第一背側中手

動脈 *A. metacarpa dorsalis I* 亦各手指內外側各一枝其靜脈則皆淺層靜脈

也不論然則總五指之脈凡十而表謂惟七（手太陰二）者謬也。且掌側動

脈皆自尺骨橈骨動脈來背側動脈自橈骨動脈而來推其源皆出於上膊動

脈而謂七枝分屬六經者謬也。

病變

素問謬刺論曰「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

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全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臟散於腸胃……此邪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素問皮部論所論亦與此略同。觀乎此文知靈素所謂疾病傳播之徑路不外乎血管其門戶則皆皮膚也由皮膚入毛細管由毛細管入淺層靜脈由淺層靜脈入深層血管由深層血管傳至藏府而病極矣。今請先言皮膚皮膚爲疾病進入之門戶固也如黑死病 Pest 如十二指腸蟲 Ankylostoma 如各種皮膚病凡在接觸傳染之列者皆由皮膚而入然如傷寒如肺癆凡消化呼吸泌尿諸臟器之病以及筋肉之癰疽乃常由口鼻二陰而進其自皮膚來者蓋寡况乎孫絡血流甚速一入孫脈轉瞬卽播諸全身不必待盈科而進也。素問皮部論謂絡脈滿則注於經脈者謬也且病入血管則五官心腦皆受其害獨藏府乎哉腸胃之病大半由飲食惟口取斃於皮膚又何罪焉則所謂散於腸胃所謂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臟者門外漢想像之語而已。

病原

疾病何因而生乎。曰是有二。其自外來者曰外因。其自內發者曰內因。外因種類甚多。今略舉之於左。

(一) 養氣缺乏。不足以供呼吸。火之燃也。藉養氣而後盛。於是乎能生熱與力。以走車行舟。引重致遠。人身亦有燃得養氣而後成。於是乎生熱與力。以保持體溫。運行百骸。故養氣少。則活動滯遲。養氣絕。則生機息絕。高山之巔。飛行機之上。空氣稀薄。則呼吸迫促。密室重幃之中。稠人廣衆之內。空氣溷濁。炭酸瀰滿。則氣息鬱滯。口鼻閉塞。使通氣之路梗絕。則苦悶絕息。此皆足以死人。小兒之窒息。被褥乳房掩其口鼻。氣道閉塞之所致也。冬月酷冷。北人密閉窗戶。燒煤室中。以禦寒氣。亦往往中毒以殞。炭養氣充塞之所致也。是皆養氣不足之故也。輕則令人頭痛目眩。神志昏瞶。呼吸促迫。重則窒息以死。

(二) 食物缺乏。不足以供培養。火之燃也。必藉燃料。煤炭薪木等是也。人身

之。燃。亦。有。燃。料。食。物。是。也。地。生。萬。物。而。人。類。所。取。以。爲。滋。養。者。大。宗。有。三。焉。一。爲。含。水。炭。素。五。穀。果。實。澱。粉。砂。糖。之。中。存。焉。二。爲。蛋。白。質。禽。獸。魚。鼈。之。肉。豆。麥。之。實。其。中。存。焉。三。爲。脂。肪。動。植。物。之。油。是。也。凡。人。當。生。活。之。時。一。日。之。中。目。不。能。無。視。耳。不。能。無。聽。手。足。軀。體。不。能。無。運。行。神。志。不。能。無。思。慮。心。脈。不。能。無。搏。動。血。液。不。能。無。循。還。體。溫。不。能。無。調。節。其。所。資。以。爲。力。之。源。泉。者。大。都。取。給。於。三。大。養。料。亦。猶。火。車。汽。船。之。必。賴。夫。煤。炭。也。食。物。不。足。則。飢。餓。羸。瘦。脂。削。肉。痿。百。骸。尪。弱。極。則。死。矣。餓。殍。是。也。多。食。肪。脂。令。人。生。胃。腸。炎。小。兒。舖。乳。過。度。則。瀉。石。礮。便。亦。其。一。證。也。

三三物理學的刺戟 兵刀鎗礮湯火冰雪木石雷電之能傷殺人也夫人而
知之矣。塵埃入眼。飛蟲入耳。竹木之刺入皮肉。骨梗咽喉。異物入育腸。皆能爲
病。他如大動脈弓之動脈瘤。壓迫回歸神經。能令人閤。子宮位置變常。經路迂
曲閉塞。能使月經艱難不通。大小便閉結。皆其顯而可徵者也。

(四) 化學的刺戟。藥物之害人也。因其作用而異。撰如強酸（鹽強水、硫強水之類）、強鹼（苛性曹達之類）、金屬鹽類（硝酸銀、硫酸銅之類）以及斑貓、蠱、蠱之毒。入於皮膚。腐蝕而生炎者。謂之腐蝕劑。如青酸、酸化炭素。由呼吸道入肺。以與血色素相結合。能使血色素不得荷養氣以行。而體內養氣之供給。於是乎不足。又如砒化水素。則能破壞赤血球。凡此之類。謂之血液毒。如衍脫、如哥囉仿謨、如瑪球等。能使髓腦、神經、麻痺。如毛地黃、如人參。能使心臟強直。謂之神經心臟毒。此化學的刺戟之大略也。

(五) 原蟲類、寄生生物。原蟲類之最易知者。為蛔蟲、疥蟲。他如絛蟲、十二指腸蟲、人血絲狀蟲、肺肝二口蟲之類。是皆能使人羸瘦。使人發腸胃炎。使人生神經疾。使人咳血。使人貧血。使人得惡液質以死。

(六) 細菌類、寄生生物。自細菌學發明以來。凡諸惡疾。幾無不為細菌之祟。肺癆也。傷寒也。喉風也。痢疾也。霍亂也。鼠疫也。癰疽也。藏府官骸之炎。化膿發熱。

之原皆由細菌而生。凡人體疾病之大半皆原於細菌。蓋自細菌學進步以來而寰球衛生醫療之面目生理病理之理論煥然一變矣。

以上所說外因之大略也。今更述內因之種類於下。

(一)遺傳 遺傳者關於血統。父母子女相傳授之謂於懷孕之時已得之矣。所謂先天病是也。最著者爲近視眼爲精神病。他如肺癆梅毒亦其彰明較著者也。

(二)年齡 麻疹天然痘百日咳紅痧多生於小兒。傳染病精神病花柳病多生於壯歲。腦出血動脈瘤萎縮腎腫瘍多生於老年。此其粗淺而易知者。

(三)體格及性 中風糖尿病多生於肥胖之人。肺癆多生於尪弱之人。男性多花柳病。女子多神經病。此亦人之所知也。

凡此乃內因之大略也。他如人種之關係內分泌之障礙。學說精深。非片語所可說明。姑從略焉。就上所歷舉者而觀之。平易。正確實事。求是無絲毫模糊影。

響之說存乎其間以之分別百病若網在綱瞭如指掌所謂道若大路然也

今靈素之論病原也素問至真要大論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靈樞百病始生篇曰「夫百病之始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喜怒」此何說也風之爲物第一章已言之矣是乃空氣動盪而生而謂能病人乎雖挾沙走蓬種種細菌不無因彼而轉運散布故有空氣傳染之說然此例實鮮且其原究在細菌不得卽以風爲病原也寒暑者空氣溫度之變也變化驟劇者固能害人卽前所云物理學的刺戟耳燥濕之爲病原亦物理學之刺戟也空氣過燥則令人喉乾口渴咳嗽皮膚燥澀何者外無以潤之故也過濕則皮肉弛張不堅神經受其逼往往不仁至於火則吾不知其所謂矣蓋靈素之火非燄而光之火也其定義不明其界限不清意者卽今之所謂炎症乎炎症者疾病之證候非疾病之本源也發炎之原獨在細菌今乃以火爲病原本末顛矣然靈素之書著乎數千年前病原細菌學之發明不及五十年豈敢以今日

智識笑古人之不知細菌哉。獨怪今日之人處病原大明之日。猶墨守古說而不肯變篤信舊論。不敢畔離其心理頭腦。真不可解矣。夫疾病之生。大半由於細菌。其次則化學物理學之刺戟。今其所舉者。偏於物理學之一小部分。而欲以之範圍百病。宜其支離破碎。遊衍紛雜。而不能理解。已今請略舉數病。以明其誤。讀者可以舉一而反三矣。

(一) 癰疽

靈樞癰疽篇曰。「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疽。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刺節真邪論曰。「虛邪之中人也。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又曰。「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爲膿。」寒熱病篇曰。「凡刺之害。不中而去。則致氣。致氣則生爲癰疽也。」素問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域。其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黑色。疏理。其病皆爲癰瘍。」靈樞脈度篇曰。「六腑不和。則結爲癰。」

「素問氣穴論曰。邪溢氣壅。脈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爲膿。」總上諸說。則靈素之所以說癰疽者。可以知其意矣。約而言之。無他。癰疽之原則寒邪結而榮衛壅塞也。膿化之理。則熱勝肌腐也。以今日之學問繩之。則與此異矣。癰疽之生也。必先有細菌。侵居於體中。其菌或爲球形。或爲桿形。或作黃色。或作白色。或魚貫相從。形如連鎖。或聚簇而居。狀類葡萄。以顯微鏡檢之。以培養基殖之。以動物實驗之。可以目擊。鑿鑿可據。非如寒邪之說之虛空荒唐。而不可捉摸也。細菌既雜居於體中。以其毒力吸引白血球。使出血管之外。白血球乃聚集增多。以與細菌相搏。感其毒性。化生酵素。以溶解肌肉。於是乎乃成膿。以顯微鏡檢之。以化學品驗之。以動物人身解剖之。彰明較著。非如寒熱之說之荒謬無稽。而不可實驗也。世有好學深思。崇實際。而黜空論者。於此又可以知靈素之不根矣。

(二) 癰瘡

素問瘧論。「夫瘧瘧皆生於風。」又曰。「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又曰。「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生氣通天論曰。「夏傷於暑。秋爲瘧瘧。」靈樞歲露篇亦曰。「夏日傷暑。秋病瘧。」皆以寒暑風邪爲瘧之原。不知瘧之爲寄生蟲病也。瘧之爲蟲。三十餘年前（千八百八十年）之所發明者也。凡瘧蟲皆原生動物類。由單一細胞而生。孳乳生息於人血之中。以赤血球爲巢穴。其增殖也。一細胞分裂而爲數細胞。則一蟲分裂而爲數蟲矣。既分裂破壞其所寄之舊血球。出遊血液之中。已復別選新赤血球而居之。以發育生長於其中。及時則又分裂。又破壞血球。舍舊而卽新矣。此謂之無性生殖。生生不息。以繁殖醜類於人血。而戕賊吾人者也。不甯惟是。又欲肆其餘毒。波及他人。其傳染之方法。則以螫嚙動物爲介紹。而爲之鳩媒者。蚊也。蚊飲瘧者之血。并瘧蟲而吸之。是蟲也。入於蚊身。乃別開生面。以營有性生殖。有性生殖者。蟲入蚊胃。卽變爲大小二種生殖球。大者爲雌。小者爲雄。雌雄交接而孕。乃成子孫衆多。充滿蚊身矣。此種

帶瘧之蚊刺囓人膚。瘧蟲卽隨蚊之唾液入人血中。而新殖民地又闢矣。此其傳染發生之大略也。

瘧蟲凡分三種。(一)曰惡性瘧蟲。 *Plasmodium malaria Perniciosus* 此爲瘧蟲中

之最小者。其長成者之長度約得赤血球三分之一。其分裂或每日或間日不

等。(二)曰隔日熱瘧蟲。 *Plasmodium malaria tertianus* 其分裂也以四十八小時

凡一個原蟲能分裂至十五個或二十個。(三)曰四日熱瘧蟲。 *Plasmodium*

malaria puatranus 發育最緩。其分裂也須閱七十二時間。一原蟲能分裂至九

個至十二個。以上三種。凡遇分裂之時。能使人溫度上昇。其率甚速。其始發也

能使末梢動脈收縮。故皮膚之血量大減。於是乎洒然毛髮起立。而寒慄作矣。

繼則血管漸張。蒸然熱矣。終則末梢動脈大張。汗出淋漓。溫熱排泄。病症乃失

矣。是以寒熱之作。瘧蟲分裂爲之也。瘧蟲有日日分裂。隔日分裂。三日分裂之

不同。而寒熱之時間隨之。此每日瘧。隔日瘧。三日瘧之所以分也。今靈素之言

瘧原既歸之風。而其解說寒熱之理。則曰。「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其說每日瘧也。則曰。「衛氣者。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外出。得陰而內伏。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其說隔日瘧也。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其說三日瘧也。無明文焉。惟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于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云云。觀乎此文。其所以說明之者。不外陰陽陰陽之不可信。前既言之矣。卽以本文而言。其云陰陽相搏者。相搏何如。陰何以并於陽。陽何以并於陰。客于何體。舍于何臟。陽勝何以熱。陰勝何以寒。衛氣者何物。其與邪相得。又如何。凡此之類。俱無確乎不拔之前提。根據薄弱。議論荒謬。靈素全書皆此類也。而乃尊而信之。神明而奉之。舉生命而嘗試之。其愚亦可矜矣。

素問太陰陽明論曰。「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脹滿閉塞。下爲殞泄。久爲腸澼。」又生氣通天論曰。「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而靈樞經經脈篇以腎所生病爲腸澼。又論病診尺篇曰。「春傷於風。夏生後泄腸澼。」是靈素所論泄瀉。其原爲風邪。其誘因爲飲食不節也。夫胃腸之病。其原多出於飲食不節。此顯而易知。故得幸中。至若風邪之說。則吾所不能贊同者也。今不復喋喋辨駁風邪之非。是請先明泄瀉之本體。正道明而後邪說可不攻而自破矣。

腸之爲物也。有大腸小腸之別。小腸受胃中之消化物。掌消化吸收之職。以其餘授之大腸。大腸受其滓渣。吸其水分。於是腸內容漸漸乾燥而糞成矣。其輸送也。大半皆藉腸之蠕動。動速則腸內之物其經過也亦速。腸壁乃不得從容以收攝其水分。故糞中含水分多。多則溏矣。腸之蠕動滯遲。則水分多。被收攝而糞乃燥矣。又腸之內面爲粘膜。凡粘膜皆能分泌粘液。粘膜有炎症。其分泌

常盛於平時。故腸內膜有炎。往往下瀉。以其分泌液多也。是故下痢之原有數。食物消化不良。則下痢吸收不良。則下痢腸內容異常。（有刺戟性及腐敗性物）則下痢有細菌。則下痢（如痢疾菌、傷寒菌、霍亂菌之類是也）。有寄生蟲（蛔蟲、絲蟲之類）則下痢。腸動脈充血。則下痢。腸運動神經過奮。則下痢。皮膚寒暖之度驟變。則神經反射。亦能下痢。衰弱甚者。亦下痢。凡此皆日用尋常之理。一經部次明若指掌。鑿鑿可據。非有淵深不測之理。玄妙難知之事也。至於風邪之道。吾試質之舊醫。風邪何以入腸胃。卽入腸胃矣。作何等變化。呈何等現狀。何以便中水分忽多而成溏薄。二千年來親切周到而論證之者。誰耶。非無人證。不能證也。非不能證。不可證也。既無可證矣。則今日醫學已爲實科之學。言必有徵。無徵不信也。無稽之言。可以欺愚蒙無知之人。而不足以惑有識者也。今乃舉世夢夢。卽具有科學智識者。猶震於岐黃之名。而不敢非甚矣。其難悟也。

以上所論。不過數端。通覽內經全篇。其說病之原因。大都類此。皆荒謬不可徵也。

切脈

舊醫脈學之荒謬。經脈及手脈考。已詳言之矣。今復淺譬之以喻世人。動脈之於人身。皆出自左心室者也。左心室出大動脈。上行寸許。折而向左。又折而向下。直至腰椎末處。歧而爲二。以入兩股。是謂之大動脈。幹由大動脈幹出其枝。梢以分布全身。四體百骸之動脈。無不由此動脈幹而生者。寸口之動脈。亦一枝梢也。萬千枝梢中之一而已。非有異於他枝梢也。夫動脈管壁之性。富有彈力。一遭破損。難以結合。每有出血死亡之虞。非如靜脈管之隨破隨閉也。是以深伏體內。不使外露。則破碎之機少。而危險可免。此適者生存之條件也。惟其如此。適於生存。故人類之生命。不與朝菌蟪蛄同科。非造物者欲人壽考。而故使動脈深伏也。動脈既深伏。不易按知。全身之中。其稍浮淺。可得按而知者。兩

手寸口。頸左右。脚內外。踝腋下。膝窩而羸瘦者。又得於腹部。按知大動脈幹之搏動。如是而已。寸口之脈。諸浮淺者之一而已。非有他異也。是故靈素之三部九候。非指寸口言也。寸口切脈。越人難經始言之。非靈素之教也。取其千萬枝梢中之一枝。取其一枝中之寸許。而千緒萬端。條分縷析。以爲某處屬某藏。某處屬某藏。此不通之論也。窗櫺故紙破隙成穴。得見牆外樹枝寸許。卽搖頭聳肩。以爲此寸許之得見。非偶然也。造物者露其端倪。使人得由此而探其秘也。則著爲議論。則作爲文章。以爲某部屬根。某部屬葉。某部屬皮。屬花。屬蕊。屬蒂。有是理乎。非醉生夢死癡人。得心疾者。不爲是語也。非醉生夢死癡人。得心疾者。不信是語也。而吾國二千年來。篤信循守。而不敢誰何者。解剖不明。篤古太過之所致也。至於今日。疑竇大開。蒙霧盡霽。宜人人以爲大快事。而翻然改弦。更張乃復頑強。死守無理之說。以冀苟延殘喘。爲病人者。亦盲從邪說。信而不疑。其冥頑不靈。如是。吾且奈之何哉。

附 砭新醫

醫學士四明余 巖著

西人之新醫

西人之在我國行醫者多矣。吾國人之有疾病而就西人醫者亦多矣。西醫之來我中土者其學術之淺深吾不得一一知也。雖然有可疑者二焉。一曰萬能主義也。醫學之精深繁博。至今日而盛矣。其在外國一科有一科之專醫。先於專門。高等大學諸醫學校習其醫學之普通知識。然後各就性之所近。心之所善者專攻而研究之。內科也。外科也。眼科也。兒科也。耳鼻喉科也。皮膚花柳科也。產婦人科也。神經精神科也。門類繁多。各有精奧難造之境。分道而治。又恐未能專精。未有一人之身而盡造絕詣者。其得有一二科專長者已屬難得。今西人之行醫於我國也。無病不醫也。我國人之就西人醫者。無病不往也。素豐之家。一生疾病非就西人一診。死且不能瞑目。不問其醫之所專。長在何科。

也。不。思。己。之。所。罹。爲。何。病。也。而。爲。西。人。者。亦。樂。其。踵。門。而。來。也。求。則。必。應。不。計。其。識。與。不。識。專。與。不。專。也。以。敷衍。了。事。而。已。矣。嗟。乎。此。種。現。象。在。社。會。程。度。稍。高。之。國。無。有。也。而。吾。國。則。徧。地。皆。然。可。以。覘。人。民。之。知。識。矣。二。曰。程。度。混。沌。也。夫。西。人。亦。人。也。其。心。思。才。力。非。有。過。人。徒。以。其。生。長。文。明。之。國。所。受。之。教。育。較。我。完。備。所。見。所。聞。較。我。豐。富。而。已。耳。今。西。醫。之。來。中。土。者。其。履。歷。邦。人。不。問。也。何。校。出。身。何。年。卒。業。何。時。得。行。醫。許。可。權。其。有。博。士。位。號。者。何。所。研。究。何。時。發。明。其。提。出。之。論。文。如。何。載。於。何。國。何。種。雜。志。其。博。士。位。學。彼。國。教。育。部。以。何。年。給。授。吾。國。人。多。不。問。也。多。不。知。也。真。耶。僞。耶。醫。耶。非。醫。耶。博。士。耶。非。博。士。耶。誰。則。過。而。問。之。此。我。當。局。者。所。宜。留。意。者。也。

邦人之新醫

邦人之新醫約分四派。一歐美留學生。一日本留學生。一我國國立醫學專門學校卒業者。一西人在我國所立醫學學校卒業者。歐美日本之留學生其程度

不甚相差。皆直接受其完全國民教育者也。卒業後之學問經驗。視其所入之學校。本人之性質。以爲判學校規律嚴者。雖外國人。不以特別視也。必循其規範。合其程度。而後可無卒業程度者。不予以卒業也。此其卒業較可信。不必皆大學也。學校寬恕者。視吾爲外國人。而優遇之。而寬待之。不合其程度。亦降格以就也。此其卒業較不可信。雖大學無益也。然而本人之勤惰。亦大有關焉。嚴父之下。不必皆肖子也。好學者。雖無督責。不自暴也。怠者。雖鞭撻之。猶不進也。勤怠判。而學問之優劣。繫焉。至於我國國立之學校。則視其校中教習之良否。風紀之嚴否。董其事者認真與否。而卒業者之程度。略可規焉。然皆完全之國民教育也。西人在吾國所立醫校。其善否。吾不必言。其熱心爲吾國教育。青年吾所感也。雖然。有不得不忠告者。卽所謂萬能主義也。以一人教員。擔任各科一也。所教課目。不甚完備。專以養成敷衍醫生爲事。二也。於細菌。於病理。於生理解剖。醫化學。諸基礎教科。簡略太甚。三也。多事外觀。美其稱號。不重內容。似

與市賈之道相近。四也。彼於吾國賓客也。吾豈敢責備。求全於西人哉。惟求吾國社會知識日進。能分別美惡。洞知價值。則彼等自有道德之心。競爭之心。名譽之心。不蘄改良而自改矣。至於外道醫生。無教育。無學問。無所出身者。吾乃等諸自檜以下。不加譏議焉。

大學與博士

大學者。學問最高之府也。以研究爲本。領以發明爲志。趣今則私立醫校多稱大學矣。其學科之備。不及專門學校也。其教授之人數。一人兼數科也。無研究之機關。無發明之事實。而皆儼然稱大學矣。有大學之名。無大學之實。彼誰欺。欺國人無知識也。欺耳食者不察情事而崇拜之也。學問也。而以市道爲之。吾且奈之何哉。至於博士之號。在吾國向無規定。誠不能責彼輩之濫稱。然誅其心則直。欲與日本之醫學博士相混也。今請言日本醫學博士之程度。日本自官立大學。專門學校畢業之後。不過一普通之醫生。猶西人之道克脫。Doktor

也。不過於社會中得行其醫術而已。出校之後專攻一科。朝夕實驗。銖積寸累。所入既深。乃發表其所研究之成績。經博士會之審查。知其果有益於醫學也。果有發明也。果有價值也。定爲及格。上其名於文部。文部乃授以學位。於是焉乃成博士。自卒業之後。至於成博士。速則七八年。遲則十餘年。甚有終身不得者。故其視博士也。重以其得之難也。今吾國私立諸校。動稱大學。其卒業者一出校門。卽稱博士。否則自西洋歸來。得一道克脫。便靦然稱曰博士。而人亦以博士目之矣。誰授之耶。所研究者何學耶。所發明者何物耶。報告成績得幾許耶。有價值耶。其論文登於何國何種學報耶。誰則過而問之。有博士之名。而無博士之實。彼誰欺欺國人無知識也。欺耳食者之不察情事而崇拜之也。學問也。而以市道爲之。吾且奈之何哉。

醫生相輕

文人相輕。古人之惡習也。今則此風盛行於醫界矣。彼此相訾。予智自雄。就一

新醫而以他醫之處方示之則必加以批評或謂診斷差誤或謂藥不對症或謂陷誤在此無論何人無論何病無論診斷處方之有謬誤與否一詢前醫之名一見前方必以是言報之此其處心積慮爲不可問矣眩惑病人勿使他就一也誣人以短形吾之長使病人崇信不渝二也依吾治法其有效則功在吾其不治則嫁禍於人吾不負責焉三也盜賊之行也賤大夫壟斷之術也士君子所不齒者也嗟乎彼輩亦一思病人之可哀耶身抱沉疴登門求治以冀拯其生命彼其滿腔熱誠以望醫者之爲扁盧也誠莫過於此矣乃一遭新醫必指摘前醫之謬誤危言聳論以驚病人之心而奪其魄使病人精神激動心志懊喪興末路之悲作歧途之泣而醫者談笑自若據之爲專賣品私心竊喜以爲適中其陰謀也哀哀病人迷眩無親操活人之術者盍有以憫憐之乎

醫德

君子哉伍連德也。其論尊重醫德。誠藹然仁人之言也。朝陽之鳴鳳也。吾不識。

伍君其學問度量如何吾亦不知而只此一言可知伍君亦痛心疾首於今日醫界之道德者也醫德之於今日掃地盡矣其黑幕吾不忍揭也撮其大要不外欺病人攫金錢而已矣疾病生死不關於心也輝煌其醫室以眩病人之目張大其廣告以惑病人之聽其對病人言診斷也無者有之輕者重之以危病人之心其對於他醫施批評也是者非之長者短之以錮病人之明其施治也高其藥價輕其用量以盜病人之財而延其期昔黃君克強有言曰「醫者之罪浮於律師」其言可謂沉痛矣蓋律師所關者不過財產金錢今之醫者既盜人之金錢又直接殺其生命也敬告醫者降而下之勿爲盜賊之行賤丈夫之術也純正其品精鍊其術病人自來也信守其道勿自欺欺人人將保汝也不義之財非子孫福也殺人之生冥冥有報也若夫研究學問光之世界以爲吾國醫學界爭發言權於地球此種事業吾無爾望焉

廣告

藥肆之廣告其製品也無足怪也。彼賈人也。市道也。以誇張爲務。固也。至於醫生。則非所宜矣。醫者以學問爲主。發明真理以救將來。出其研究之論文。懸之世界。以爲萬世不朽之業。此其務也不廣告。而聲名隨之。試觀各國新聞紙。藥品之廣告。滿紙而醫生行業之廣告。醇正簡單。署名及地址而已。所專治者。某科而已。今吾國則不然。離奇百出。與藥品廣告相敵也。廣告之於報紙。未已也。廣告之於墻垣。未已也。甚且廣告之於演劇之場。嗟乎。學問也。而以市道爲之。其心術人品。可以知矣。其學識道德。可以知已。尙可與之託生死乎哉。廣告之術不一。聯合都市縉紳以紹介之者。昔或有之。今皆以運動得之矣。使治愈者登報鳴謝。昔或有之。今皆以運動捏造爲之矣。此猶意中事也。甚乃越出常識之外。以之欺詐無知之人。而不顧同道有識者之訕笑者。有人焉。其最著者。則所謂醫咳嗽之是也。廣告敬告同胞。咳非病也。諸病諸證。候之一端而已。咳嗽多出於氣管。氣管枝。氣管氣管枝。不自咳也。必有化學的刺戟。物理學的障礙。

生理學的變常而後咳乃生焉如喉頭乾燥則咳氣管氣管枝有異物誤入則咳內有痰血膿液蓄貯則咳有炎症刺戟則咳有刺戟性腐蝕性氣體入於氣道則咳神經病反射則咳是故氣管病有咳氣管枝病有咳肺病有咳肋膜病有咳亦有從喉頭病胃病肝病脾病等來者皆不過諸病之一症候一現象而已舊醫不察見危篤之癆瘵往往起於咳嗽乃以咳爲能傷人能成勞不知乃病然後咳非咳能成病也痰血膿液生於中氣管氣管枝受其刺戟如之何勿嗽歟故曰咳非病也諸病諸症候中之一端而已不但此也歎者人生重大之防護機關乃吾身自衛上必要之動作也痰血膿液貯於內弗咳何以能唾而出之於外異物入於喉頭氣管弗咳何以能唾而出之於外是故咳者使氣管氣管枝中無用有害之物排而出之體外也病輕者咳輕病重者咳重病去而咳自去無以醫爲也特其甚者往往能煩擾病人破損血管則與以麻醉藥而鎮抑之此急則治標之法也若本根不除則藥力去而咳復至矣治病者當求

其本專就其一毫末而治之。且囂囂然號以爲專家。吾不知其何所師承也。使此事而在彼舊醫者爲之。尙無足怪。爲新醫者通曉病理透澈本源。而以是號召於世。其不知而爲之耶。其知之而故以欺世耶。在爲之者方怡然自得。吾乃爲吾國醫學界羞矣。嗚呼。將誰欺乎。

曲學阿世

學問之道。由易而難。由簡而繁。不僅醫學然也。昔之視疾也。以脈法爲大宗。自新醫入而診法一變矣。科學日盛而診斷之法亦隨之。而日精。今請述其大略。凡診察病人。分既往症。現在症。二段。

(一) 既往症。疾病之生也。有急性者。有慢性者。急性者起於俄頃。其原因多突然而來。亦往往與前後病症互有關涉。如腥紅熱後之急性腎臟炎。感冒後之心臟病。肺炎後之癆瘵。其例也。慢性之病。其來也漸。其伏也深。往往有五年十年二十年後始發現者。如第三期梅毒。有自感染後閱二十年而發者。肺

癆病。人。於。七。八。年。前。曾。發。筋。膜。炎。者。亦。往。往。見。之。不。溯。其。源。無。以。悉。其。流。無。以。悉。其。病。之。所。從。來。此。既。往。症。之。討。究。所。以。爲。診。斷。上。重。要。之。事。而。不。可。忽。者。也。既。往。症。中。所。應。研。問。之。事。大。約。如。左。

1 遺傳之關係 父母兄弟姊妹親戚之存亡壽夭強弱及已死亡者之

病狀先天梅毒等非此不知

2 幼時之狀態 婦人則月事結婚之時期

3 平時生活狀態及職業

4 既往之疾病 幼時壯時及現在受病之原因

5 現在病之初發現狀 如惡寒如發熱如疼痛如麻痺如咳嗽等是

6 現病之弛張增減時期 何時重篤何時增加何時輕快何時緩解

7 現病從前之療法 就何人醫診用何法療治

(二) 現在症 現在症復分二種曰全身症曰各部症大略如下

【A】全身症。

1 體格。肥瘦強弱等。

2 顏色。頰唇眼結膜之血色。黃疸之有無。浮腫之有無。眼光之神色。五

官之斜直。

3 皮膚。皮膚之燥濕。發疹、浮腫、瘡毒之有無。色之枯澤。

4 脈搏。數之多少。整調與否。緊張弛緩。有力無力。

5 呼吸。數之多少。腹式胸式。及出入難易。

6 顯著症候。如呼吸困難。皮色黃白。浮腫。腹水。咳痰等症。

7 病人之告訴。

【B】各部症。

(A) 神經系統。

1 神識之清濁快鬱。

2 頭痛眩暈之有無。

3 睡眠之安否。

4 震顫之有無。

5 譫妄癡癩之有無。

6 知覺運動之障礙與否。

【B】消化系統

1 唇舌咽喉有異常與否。

2 食慾。

3 饑渴嘔吐。

4 大便。通秘燥濕色臭等。又察之以顯微鏡。以觀其寄生蟲之有否。

5 腹部之按診叩診。

6 胃液之檢查。

【C】呼吸器

1 胸部之形狀。

2 呼吸之調節。及呼吸時胸廓之運動。

3 咳嗽及痰。

4 叩診及聽診。

5 聲音震顫。

【D】血液循環系統

1 心尖搏動。及大血管之動靜視察。

2 心動之按診。

3 心臟之叩診聽診。

4 大血管之按診聽診。

【E】尿

1 排尿之順澀。

2 尿量之多少。

3 比重及色之清濁。

4 蛋白質、糖粉之有無。

5 沈渣之顯微鏡檢查及各種特別反應。

【F】血液

1 種種白球赤球之多寡及其變性與否。

2 各種血清學之反應。

以上所述其大略也。順序檢察。遇有異常之處。再加精細考察。而後病象庶可無遁形矣。此種程式。皆醫者所宜守而勿失者也。其各部症中有一二事。苟非病之主點。或可相時簡略。而胸部之視診叩診聽診。腹部之按診。尿之檢查。無論何病。無論何時。萬萬不可省略者。今之新醫。則不然。知國人無新醫知識也。

知社會無新醫習慣也。知習俗之苟且偷安惡繁瑣而喜簡略也。知婦女之以袒胸露乳爲羞恥也。則枉其所學以求合於人。其遇病人也。問訊不及詳細。診察不事周密。甚且效舊醫之謬舉切脈而已。文明各國無有也。東西洋未聞也。吾不知其何所據而識病之真相耶。敷衍了事欺人而已矣。嗟乎。所貴乎學者。爲能以所知教人所不知也。宜勸獎誘掖使國人知新醫診斷之法。皆須詳察周到。如是審慎懇切。如是精確翔實。如是以養成社會之病人。知識病人資格。而吾道亦可藉以得伸於天下。豈非兩得之術歟。舍此不爲。以迎合奉承社會舊心理爲務。以求苟容存心如此。又安望其學問事業之上達乎哉。墮落而已矣。

施醫院之怪象

今之醫院有醫生一人。每日診療二三百病人者矣。吾始而疑而駭。繼而攷察之。乃事實也。其診療之法如何。果操何術而能如是敏速耶。一往觀之而啞然。

笑焉。其藥皆豫製者也。若者爲頭痛藥。若者爲咳嗽藥。若者爲止瀉藥。列之室中。招數十百病人而令之曰。頭痛者集某處。下痢者集某處。病人則各以其自知之症候。趨集某處。號令畢。乃略訊問之。其爲之切脈者。已屬萬幸之事。而不得數數覲者也。則頭痛隊以頭痛藥與之。下痢團以止瀉藥與之。不踰時而病人歡喜滿足。欣然雲散矣。嗚呼。此吾國所謂施醫院也。赫然有名者也。主其事者。嶄新人物。自稱醫學博士者也。嘖嘖稱道其成績。以爲一年之中所施療有幾千萬人者也。嗚呼。吾又何說。

醫分四等說

乙卯春。余子登學。先生詔之曰。巖來。坐。吾語汝。醫有四等。汝知之乎。巖蹑蹑避席曰。弟子不敏。未之前聞也。先生笑曰。竭力研究。矢志發明。擯斥世事。從事斯道者。醫之上也。集英才而教育之。循循善誘。以研究之所得。授之弟子。醫之次也。剽襲成篇。取他人研究之成績。以爲材料。著書立說。鼓吹天下。使國人翻然。

有研究學問之心。又其次也。立一室。掛一牌。日治數十人。醫之最下者也。汝誌之。巖再拜受教而出。及今思之。其言旨矣。如喉風之血清。如梅毒之六百零六號。非研究之功能於醫界。放大光明如此者乎。彼其發明者。雖不一。一親自診。療而天下病人之受其賜而活命者。奚啻億兆。雖至身死骨朽。而功業赫然。若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其流澤萬世而不絕者也。奚必教授。奚必議論。奚必僕僕然診療哉。若夫以己之所研究。兼以教人。誘掖後進。使之青出於藍。如費曉甫之得貢。漢陰愨霍之得北里衣鉢。師承後先。映輝醫學。賴以明真理。賴以光巍巍乎醫界之宗匠也。至於掉弄筆墨。標竊載籍。以鼓吹社會。雖無研究發明之績。而其效力所及。能使聽者聳然而動。勃然而起。其影響之範圍。猶尙褒廣。其說之所中。能使羣衆風靡。言得其時。聽得其人。其功績亦不可輕視也。至於從事醫治。愈十人。所活者不過十人之命。愈千人。不過千人之命。身存道在身。身死道亡。範圍所及。能幾何乎。今吾國之醫。數千餘年於茲矣。亦非無通儒碩

士卓然名家而尋其歷史不過貫穿古今博涉羣書出其手筆作爲文章以上下其議論而已舊醫所稱爲四大家者除仲景而外若河間東垣丹溪何一不以著書得名雖其議論不無獨造然皆未能脫離靈素空虛之習而從事實驗者做之西土不過第三等之醫而已人人崇而尊之者不過震驚其著作之富文章之條達博雅而已理之真僞未之審也至於今之新醫吾無取焉其所志所慕所夢想所沾沾自喜所奔走活動所百出其欺詐鬼惑手段者皆不過欲爲有名之四等醫生耳其更黠者翻譯成書謬誤百出以傳世毒人此較之四等醫貽害尤深此所謂野狐禪不得以等次數也至於本無學問略通外國語日在外人醫院當奴隸四五年後居然以醫生自稱外人亦目爲醫生此則欺世盜金與外人比周而毒同胞混淆醫界之賊魔也使吾國醫學不能發達者此輩之罪居多當以漢奸論

砭新醫終

附箴病人

醫學士四明余 巖著

畏疑新醫

新醫入國將數十年。傳習漸多。散滿各地。而國人畏疑之心。猶未除也。非極有智識之人不也就也。非重篤之病不也就也。非疑難之症不也就也。非沈疴宿疾徧訪名醫。訖無成效。無門可闢者不也就也。此其故一在社會之頑固。一在舊政府之不提倡。一在新醫之不開誠布公也。今請言其大略。新醫學之流入吾國也。以西人教會爲先導。碧眼紫髯。其形狀國人所未曾見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國人所未曾讀也。祈禱洗授。其舉動國人所未曾習也。稱道耶穌。其所崇信之教主。國人所未曾聞也。故其對於教會。已抱疑忌畏惡之心。加以醫治病。人動用刀針。乃目爲殺人之兇慝矣。且西醫來華。學問稍優者。皆俱有研究之心。人種不同。骨格筋臟。疑有差異。此其欲研究者也。風土不同。病原不一。遇罕見之證。不

知底蘊必探原竟委檢視內景以爲醫學進步之謀此其欲研究者也於是人死則剖而視之遇有奇異之處變化明著之內臟則取而藏之器中加以藥品使不腐敗以資後學者之參攷其意至愷惻也不幸而保守屍體爲吾國最神聖不可犯之舊習國人見其如此也遂譁然以爲殺人食人如水滸綠林之所爲矣百口辨解終莫肯信中西記事一書明載人眼可以鍊紋銀之語言之鑿鑿若有憑文人學士其論如此又何怪乎羣議沸騰蚩蚩者之囂然而起耶道咸同光之教案層見疊出喪地亡財皆誤於此追思之幾成笑柄可勝浩歎哉今則學問大通其冤漸白矣然而先入爲主舊說之勢力猶存餘孽畏疑之念尙在人心此其原因一矣舊醫之視疾也雖有望聞問切四法而今之時醫則切脈立方飄然而去其理則載在內經難經其方則祖於傷寒金匱其藥則出自吾土字可識藥可辨書可考洞然豁然則無可疑慮也其議論博古稱今挾神農黃帝之名以攝之則不敢疑慮也故易親信今新醫之視疾也必視診觸

診叩診聽診四者兼行。出其叩器聽器。病人已魂飛體外矣。使之露胸坦腹。而病人已杌隉不安矣。其在女子則羞惡疑懼憤怒之心隨之而起。逸而走者比比也。凡此診法古之書無有也。讀其書不解也。告以理不明也。問之交好咸曰未之前聞也。則且謂之誣罔。則且謂之怪僻。非於科學有根底及稍識新醫者誰肯信之。此其原因二矣。其論病也不根內經。不崇傷寒論。不稱陰陽五行。不別風寒燥濕。全憑科學。結滑難解。其言病名又無陰虛陽衰肝火胃寒之目。新奇迷離。聞所未聞。與病人所素知所豫期者大相逕庭。古之書無有也。讀其書不解也。告以理不明也。問之交游咸謂未之前聞也。則且謂之瞽說。則且謂之虛誑。奈之何其信之耶。此其原因三矣。其執筆佈紙而處方也。旁行斜上。作番書蟲跡。視之不識也。其所用藥品。又非吾國土產藥材。鋪中無有也。示之人不識也。告以名不知也。其言藥之功用。又不據本草。無滋陰補陽之語。無寒熱燥濕之言。告以生理作用不知也。其性不知也。其價不知也。任新醫之所爲而已。

矣。於是疑團愈益加重而視之。乃如鳩毒矣。此其原因四矣。有此四可畏疑之道。若加以以教育。率之以政府。則先路之導。或肯附和。而前政府漠然不顧也。光復以來。新醫之進步。一日千丈矣。而社會舊心理。未能驟革於斯時也。爲新醫者。苟能崇守道德高尚人品誠懇親密以診視病人。其所不知則曲譬以喻之。其所疑慮則正言以慰之。使其洞然於新醫之所爲。則或有起信之日。今也不然。病人所不知者。秘不告也。不僅不告而已。且利用其不知。得以肆吾漁利之陰謀。誣罔誑欺。出其鬼蜮之手段。以相蒙蔽。而人乃愈視爲畏途。此其原因五矣。至於今日。惟梅毒淋病。非舊醫所能着手者。則就新醫。瘡毒損傷。重大之症。舊醫束手無策者。則就新醫。至於內科之疾。其來者淺。則三月。深則十餘年。始發之病。可一藥而愈者。不及門也。必先徧就舊醫。徧服舊藥。荏苒輾轉。深入膏肓。迫不得已。試一就新醫。以爲無聊塞責之舉。不治則以謂新醫亦不過爾爾。豈知新醫非神仙也。新藥非金丹也。一誤再誤。以至無可如何。而託新醫以

回。生。雖。有。國。手。且。奈。之。何。哉。不。於。疾。病。初。起。易。治。之。時。責。舊。醫。之。延。誤。而。於。深。入。危。篤。之。時。責。新。醫。之。無。術。何。其。寬。待。舊。醫。而。苛。責。新。醫。耶。敬。告。病。人。舊。醫。之。診。疾。治。疾。論。疾。無。一。合。者。凡。病。必。就。新。醫。新。醫。之。中。誠。有。一。知。半。解。足。以。殺。人。者。而。欲。其。見。病。之。真。下。藥。之。確。診。察。之。精。必。於。新。醫。求。之。昔。梅。伯。言。覩。有。清。鬻。官。之。弊。政。作。爲。士。說。謂。求。棟。梁。者。不。於。荏。葦。而。必。於。喬。木。之。林。求。爲。民。父。母。者。不。於。商。賈。市。肆。之。間。而。必。於。士。其。言。可。謂。深。切。矣。吾。今。爲。之。增。一。語。曰。求。醫。者。不。於。以。陰。陽。五。行。爲。根。本。之。舊。醫。必。於。以。科。學。智。識。爲。基。礎。之。新。醫。非。左。袒。新。醫。也。眞。理。之。所。在。無。所。逃。遁。也。若。違。悞。眞。理。閉。絕。生。門。以。就。死。路。則。吾。未。如。之。何。也。已。

不能忍耐

病。有。可。速。治。者。有。不。可。速。治。者。如。眞。性。傷。寒。必。三。四。星。期。而。後。愈。百。日。咳。少。則。數。星。期。多。則。數。月。不。可。急。治。也。喉。痧。連。鎖。球。菌。諸。病。今。日。施。治。明。日。無。熱。矣。水。

鼓脹之起自肝硬變者。必待門脈之側道疏通。而後可以已。速則一年。遲則兩年。無速成之法也。至於肺癆。其第一期之治法。以結核菌液 Tuberculin 之注射爲最。其注射之次序。由薄而濃。由少而多。其注射之回數。最少四十次。其注射之中。隔以三日一次爲最適宜。由是而計之。自初注射以至完功。最少半年。此事實上之所無可如何。雖有聖智不能使速就也。今之病人則不然。七年之病。望一藥而愈也。若告之以治法。延之以時間。則以爲醫者敷衍之舉。欺詐之術。遂顧而之他矣。輾轉數醫。雜藥亂投。而病乃陷於不治。猶至死而不悟也。哀哉。余在日本見治水鼓脹。穿腹放水術。至百二十次。爲日一年有半。竟至治愈。吾國人其能忍耐如此乎。及來上海。治肺癆初期者十餘人。其始終不渝。到底不懈者。二人而已。其他皆半途而廢者也。傷寒二星期以後。熱退身安。戒以安臥。言猶在耳。而起坐而步行。翌日而熱又昇矣。戒煙者。逐日減量。未竟功而退者。數數覩也。嗟乎。通觀吾國社會上下。大小人物。其能岸然以軌物自勵者。希矣。

皆踰閑蕩。檢無規法之可言也。乃至疾病求醫。亦不欲繩繩於規矩之中。以自速其死。可爲痛哭者矣。夫生死須臾。得喪切身。尙欲取便。俄頃苟且。旦夕不肯納於軌物之中。況其輕者遠者歟。宜乎國事日非。奸蠹日甚。而亡國之痛。無人顧慮及之也。哀莫大於心死。雖有良醫良相。其如病人何其。如國人何。

不重豫防

疾病以豫防爲第一義。所謂上醫醫無病也。古之言病也。以風寒濕燥。今則由細菌傳染者多矣。節勞逸。慎飲食。嚴起居。調寒暑。戒酒色。千古不易之法。今則自細菌發明以來。又以消毒爲豫防之急務矣。衛生之道。以清潔爲要義矣。故文明各國。飲必自來水。其鄉僻之處。未設水道者。必一一察其井戶。若者可爲飲料。孰者不可爲飲料。標之井旁。使人知所趨避。吾國之飲料。天然水爲最良矣。次則井水池水。河水穢污惡濁。如之何其不生疾病耶。文明之國。其排洩汚物。必有常道。爲之陰溝。通以大管放之。江海弗使狼藉。地面爲細菌毒物繁殖。

發生之巢窟。吾國則不然。塵芥堆積弗除也。膿痰大小便委諸道左弗去也。食則同器。雖有傳染病弗忌也。故惡疾一興。往往屠城滅村。夷族亡家。不知隔離也。不知消毒也。以喉痧滅門者。吾見之矣。以肺病夷族者。吾見之矣。以鼠疫霍亂屠村者。吾見之矣。以傷寒絕嗣者。吾見之矣。此其人皆無死法也。國無防疫之政。人無防疫之識。醫無防疫之戒。其未染也。人皆忽之。親暱病者之傍。衣食病人之物。痰唾滿地。尿屎狼籍。泰然不識不知也。及菌毒傳染。倉皇就醫。已不及矣。夫病有可愈者。有不可治者。可愈之病。雖重不死。不可治之症。雖輕不生。敬告世人。防患於未然。第一良醫也。勿謂病皆可愈。恃醫而慢疾也。國家窮乏不能施及衛生。生命吾自有也。寧勿各自愛乎。

不肯攝養

疾病之愈。其自愈也。醫何力焉。藥何功焉。調攝其身體。安息其精神。濃厚其滋養。快樂其志氣。強壯其抵抗。則病不能侵。雖有病。其瘥速不爲大害。何者。官骸

臟腑之自治力盛也。今有刀刺小傷。破皮肉。損脈絡。流血作痛。不可謂非病也。不須與而創口合矣。越日而傷痕平矣。數日而創傷泯滅。依然無跡矣。蓋凡生活之細胞。皆有再生之力。以補偏救敝。彌縫其缺。而補其不足。彼雞犬草木之有癩痕。亦再生彌縫之徵也。所謂自治力也。醫者不過順其自治力。利導之而已。譬如下腿潰癩。最難治愈。以下腿血液循環不良故也。醫者知其然。令其下腿高舉。則血液活而治愈速矣。愈治者。下腿之自治力也。使之高舉者。醫者之利導也。四肢骨折。則接其斷部。用夾板或石膏以固定之。使之不能動搖。不出十餘日而骨復合矣。斷部不接。則治後參差凹凸。易生後患。任其搖動。則乍接乍斷。不能固結也。骨之合。其自治力也。接其斷部。固定之。使不動。醫者之利導也。瘡毒潰腐。邊緣皮肉壞死。青黑堅硬。遮遏新生。久不收口。則剪去死肌。而收口自速矣。收口者。皮肉之自治力也。剪去死肌。醫者之利導也。去其礙阻。使得發揮天然之能力而已。凡病皆然。其輕者。守醫生之教誨。謹慎勿失。雖勿藥自

愈也。其重者。去其障礙。加以調攝。則治愈加速矣。今也不然。以病付醫生。以治愈責藥石。至於病人自己之保養。飲食起居勞息。蕩然無閑也。使之偃息不踰時而起矣。使之靜臥不旋踵而輾轉反側矣。禁固體食物。迨醫生去而口進瓜果矣。不獨病人欲之。其慈母孝子。愛妻幸妾。交好友生。莫不偷蔽醫生之眼目。而順病人之心意也。爲醫生者。投之以藥。教之以養。方日期其病之退。而病乃依然如昨。不惟不退而已。且其勢有增無已。於是狐疑其診斷之不確。藥量之不足。藥品之不純。其老練者。或能洞察情僞。稍少經驗之醫生。終乃被病人之迷惑。治療方針擾亂而不定矣。嗟乎。調攝不慎。自誤誤醫。此種之人。其病不治。自取之也。非醫者之罪也。自殺而已矣。

箴病人終